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監生臣陸　昺

欽定四庫全書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九

銘

禮部侍郎陳公墓誌銘

陳氏之先汴梁人宋建炎間有諱譽者為嶺南清海軍節度使終于官子旻蔭東莞令因家邑之延福鄉由是為東莞人公高祖祖舜曽祖誠子祖用廣父宗㢠皆不仕宗㢠娶翟氏生四子公其長也自幼聰敏喜學從邑

庠訓導黄先生受書經學成領鄉薦會試不偶入太學選為桂林府學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時有詔武臣子弟皆受學公日進諸生講聖賢之道所謂忠孝仁義之說必使身體而力行之諸生雖文武不同莫不皆有所得都督韓觀總兵鎮廣西猛悍不下士聞公之教心悦誠服每以儒師加禮焉秩滿陞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公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詔試在優等擢知許州始至人以儒者易之公少有䇓發衆為悚懼乃更以寛厚

寧民未幾代還改滁州均傜役時征斂禁姦戢暴民用大和太宗皇帝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問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焉衆皆言公績寂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禮部宴餞給驛遣還在滁又九年陞四川按察使四川去京遠民不畏法豪吏黠胥姦弊百出公至一治以法不少假軍中暴横有號彪虎太歳者人莫敢犯犯輒受奇禍公廉得實為設方畧密遣人捕之皆置之重

典而人以寧乃建言修武備慎刑罰明禮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上嘉納之召還改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公既樂於教諸生亦樂於學而以内艱去服除復為南京通政使出納命令罔不明允上喜其盡職賜之誥命以示褒而曽大父大父父皆贈通政使妣與妻皆淑人正統初陞調南京禮部左侍郎於稽古禮文之事尤拳拳不少懈又五年以年踰七十乞致事上許焉公德行淳懿文辭典重人愛之若拱壁其所進於上有廵狩

頌平夷頌鐃歌鼓吹天下傳誦之搢紳士大夫求碑銘序記詩賦諸作以發德述懷娛情寫物者疋相躡於門公應之如響故所作㝡多今傳者有琹軒集歸田藁若干卷尤好著書凡所臨郡邑必采其山川人事風俗物產所以供賦稅之正而適上下之宜者為書以傳若韻川永陽羅浮成都等誌皆具存其識鑒精明取舍不妄賓興之歲公必在主司之列而收得人之譽及致仕而歸鄉之學者有所請益郡縣守令政有未達者得咨度

於公黄蕭養作亂其所以制禦綏靖卒保無恙者公之策為多公生於洪武庚戌五月初七日而以景泰甲戌十月十六日終享年八十五配淑人袁氏有婦道先卒葬縣南三十里竹溪之原又娶侯氏子男二亦先卒女四孫男二將以年月日奉公之柩與淑人合葬焉墓宜有銘鎧以公之友左副都御史致仕羅公亨信所為行狀來請予嘗託交於公知公文行政事之善且與羅公同年又知其言足以取信於後世誼不可辭乃為序次

而銘之銘曰

東莞陳宗來自汴梁武德桓桓奠此一方傳至于公益篤文藝奮迹泮宮遂領民事今之太守乃古諸侯千里滁陽賦政優優繼登外臺克謹邦憲政肅刑清俗為之變典教成均學者有師執事之樞出納具宜維少春官禮樂是輔帝實用公公乃求去白髮蒼顔老于故鄉賢哉二疏千古相望山川出雲雨彼黍稷功成來歸孰知其力公今逝矣與汗漫期有美在人百世之思

王思賢墓誌銘

泰和南富處士王公思賢以洪武壬午七月一日卒年七十七其子若孫奉葬於其鄉賽口山既又以地不吉也乃以永樂二年闕月闕日改葬其鄉之甘溪葬十八年而未有銘其墓者其子守訓大懼無以昭德示永久使子維以鄉先生歐陽永清所為狀來求銘按王氏其先自廬陵何山徙居安城之連嶺後有諱㞢者始為泰和人其曰興祖廷圭功迪者則公之曾祖祖父也雖皆不仕

而皆以詩禮世其家公少而能學長而有為事親治家必盡其道平居孝謹恭儉不妄言笑家故饒財然不以自累洪武初覈民田人有以不實誣公官没入其貲衆皆謂公宜如何公處之泰然未嘗怨誣者於是其父老矣而公之所以奉養不異於盛時官私百需皆自公出上下給足而家復以興蓋其素所服行者有以致然矣性方潔和易口不言人過而樂教其所不及待其子弟則甚嚴不肯一縱之於不善之地凡言事必據於理與

人交終始如一不以勢利為親疎素不嗜酒然未嘗以
已律人長筵廣座公居上必從容笑樂使飲者各盡其
歡嘗曰醒醉各有趣夫何異因自號獨醒老人前翰林
學士解公為之傳南富去縣西十五里其地多大家而
如公者無幾人故鄉人子弟服公之德有失其平者得
一言無不意滿而去初娶羅氏再娶蕭氏子男五人守
一守約先公卒守敬守行後公卒今存者守訓公第二
子也女一人孫男八人維令貢為太學生經太康縣學

教諭曾孫男闕公卒之日遺言其子必以詩禮教人而以勤儉裕其家於乎賢哉予雖不識公然觀公之子孫服公之訓而知公之德則惡可不銘乃為序而銘之銘曰

王自廬陵徙于安成再遷泰和其家以興公德之茂不失其恒雖未顯榮有蔚厥聲衣冠儼然雍容降升皆醉者人惟己獨醒甘溪之原和氣所凝子子孫孫百世其承

歐陽公觀氏墓誌銘

泰和蜀江歐陽氏始自萬安常溪而分葢唐吉州刺史琮之後元國學録德高德高生孚先孚先生以定則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公諱琳字觀民嘗以父命為伯父以信後自少疏通有幹局所遇無難事官私諸務公皆任之不以煩父兄元季盜起鄉民有欲為應者公捕送之官且欲舉義以保鄉里而賊勢日甚不可支迺奉親出避艱難之際極力營養務慰悅其心親歿殯葬無違禮國朝定江西吉安内附始克有寧宇大將常遇春取

贛州令泰和諸縣以民丁從擇公領之軍中指顧皆如令主者愛其才師還欲挾如京師用之公懇求歸田里始誅蓬藋治耕稼然官府初立法制未定征賦以田為準公兄俊民素不任事事至無奈何悉以田歸公曰吾無用此也公為治辦而復歸其田承平日久合族而居長幼殆數百人公與叔以忠兄性民性翁俊民四公者為鄉族儀表隆然敬愛之施公嘗舉祖宗德義之實以教諸子姪延明師於家塾訓切之務趾美前人其後累

累以經學顯者公端莊厚重惇本尚質家雖豐而自奉儉約待親姻必盡禮而視宗族一以仁從兄逸民早卒公長育其子允恭分貲產與之允恭又卒公又撫其子浤濟浤濟又相繼卒公又厚撫其孤閒居無事子孫宗族見公者必從容與語勉以孝弟忠信禮義屢恥嘗曰往年鄉邑之豪多怙侈蔑義自謂人莫我何今皆澌盡無復存者惟讀書循理之家猶不失其故則天之佑善可知也且富貴貧賤各有分不可以幸致亦不可以幸

免惟當安於義而已其教鄉人子弟亦如之平生未嘗以言忤物以色陵人人或有違負公者公處之無少異衆為公不平欲與校公曰吾求天知而已何暇與彼校得失哉人往往自化服公於經史皆通其大義尤熟于文選及陳壽三國志多能暗誦至議論當時事與人之賢否犂然當於人心凡陰陽醫學山經地志諸書皆所深究遇有善者必手錄之至老不倦喜蓄善藥以濟人嘗有贛卒艤舟河下同輩二人病且死莫知所措公往

視與之藥留十餘日病可乃令去後以事至贑二人者遇公率其同伍羅拜曰公吾父也嘗活我然公亦不能記憶徒唯唯而已其他賙窮恤匱尤多生於元元統甲戌八月十七日以宣德丁未二月初九日終年九十四是年三月十七日葬縣西郭石獅嶺下公所自卜也公再娶皆南富王氏後娶龍丘曾氏子男五人長允清涞水縣學訓導次允賢國子助教次允仁屢聘為儒官不就次允乾次允和雲南按察副使女六人皆適士族孫

男十九人廣湘廣潆廣湞廣哲廣甫廣涞廣浯廣濬廣灤廣淵廣沐廣德廣澧廣灞廣沔廣濠廣洧廣淳廣淑

曾孫男闕人時峻珽顯泰勉華瓌光熙效簡欣祐綱闕

玄孫十人直與公之季子允和通婚姻嘗得拜公館下時歐陽氏之長者惟公一人接其詞氣溫然盛德君子也竊謂子賤之賢孔子歸於魯之君子今鄉邑有公在焉後生小子得以瞻望其儀型而興於德義庶幾善類之多也而今已矣其可復得哉公葬已十八年而

墓未有銘允乾數以命直直廉於職務未暇也至是廣

哲為浙江按察司僉事來京師復以銘為請嗚呼公之

德自足以不朽直何以副賢子孫之意哉其尚敢緩耶

乃按狀序而銘之銘曰

𤍠𤍠名宗盛德在公于家于鄉孰比其隆壽考百年公又

多子多子多孫公既受祉維老成人衆之所望天不憖遺

人胡不傷石獅之岡公所卜吉歸安于兹過者必式

夫人蕭氏墓誌銘　代郭公緒作

夫人蕭氏諱壽泰和禄岡處士蕭以吾之子而歸我肇慶太守王公為繼室慈儉順祥以克有其家處士君素富既歸王公又貴顯而夫人樂居田里澹泊自足浣濯之衣菲薄之食處之不厭未嘗矜飾以自大猝然見之不知其貴且富也家雖豐裕未嘗妄費一錢而所以經營綜理者益密蓋忘其身之老也王公初娶歐陽夫人有二子夫人能撫愛之逮事姑李夫人李夫人者公之繼母有德有能當王氏中衰李夫人嶷然自守撫育其

後嗣以再造其家鄉里敬服焉夫人事之無違禮其待宗族鄉黨不問疎戚愚良皆有恩意其生以至正戊子五月十九日而以永樂庚子正月二十日終享年七十三夫人有二女長嫁周仲威者早寡次適嚴敬仲其二子長曰信字行敏次曰直字行儉今為翰林侍讀孫男七人女三人其葬以是年十二月朞日其墓在禄岡南升仙嶺之蔴葖既有日使來求予銘嗚呼予文何足以彰夫人之德哉然不可辭也乃序次而銘之銘曰

於惟夫人慈順儉勤克有其家而約其身仙嶺之原有崔者墳昭德垂休述此墓文

劉宗慶墓誌銘

永樂十八年庚子二月二十四日前完縣丞劉宗慶卒于河西務時予在北京與其平生故舊聞之皆傷嗟出涕五月予以內艱歸過河西務姪哭之十一月其姪漁與其子完州等奉喪歸至泰和姪同文來泣告予曰吾叔不幸以喪歸卜以是月初一日葬縣南門外龍洲上

先生嘗辱與處則墓非先生莫宜銘敢以為請嗚呼予與宗慶相好十五年今雖哀若不文其忍不銘吾友耶宗慶居泰和縣東祖某父某皆不仕至宗慶乃以邑庠弟子歴試於吏部擢丞完縣方盛年有才局遇事果敢其令與簿皆聽其所為縣有逋租積三年弗完者宗慶首出俸貲倡僚吏代輸其他事皆辦集一縣稱治今皇帝以舊藩為北京完縣在畿内於事尤劇宗慶理之無不宜者時方調郡縣出薪炭以給用所與處者皆中官

要人其下怙勢干求有弗得即媒孽其間故司出納者多敗去行部以宗慶為能使典其事宗慶洗手奉公夙夜勤慎請託避不行而亦無所忤既歷三年未嘗有違言者宗慶歸後來者又相繼敗而宗慶之能益顯其後縣人有應從戍者逃去宗慶以其族人代之用事者以為罪乃落職居河西務宗慶處之恬然賓客往來輒置酒相樂終日忘倦曰如是足矣歲己亥予以外艱服闋赴北京宗慶聞予來俟于河上相見甚歡則告予曰吾

近得痰疾氣逆上幾死今再見幸也嗚呼孰知去一年而宗慶竟死矣則知人之處於世者其可自恃以久乎其生以丁未月日享年五十三妻鍾氏同邑某之女有女四人又娶慶都某之女生四子兖州北京復任重闗也宗慶雖不幸客死於外然既知義命而能安之則亦何憾之有予與為銘亦以慰宗慶也銘曰

材足有為而又逢時退而就畀益恬以嬉知命不違死則奚悲我銘用昭永永弗隳

羅先生墓誌銘

先生羅氏諱河字德崇一字象賢西樵其號也世家廬陵之清湖自幼讀書穎悟異常人甞遊吉安路儒學從勤窓王先生受詩經日有造詣元季兵亂乃歸學于家與其諸凡自相師友經史百氏靡不窮究曁天下大亂隣境多冦壘先生相其凡自持倡義保一鄉人德之國朝受命儒道復興先生遂以學行師後進文章翰墨往往爭為人所傳洪武辛未用薦舉為武昌訓導日與諸

生講聖賢之説凡經指授者多克底于成久之歸老于鄉鄉人學者復相踵于門先生誨之不倦其教宗族子弟必使守禮而蹈義與他人言亦依于孝弟忠信蓋本諸其身云其祀先祠掃墳墓歲時必謹至於先世遺文法書名帖皆手自校録以遺子孫雖老不衰羅氏故望族先生五世祖妣蕭氏在宋時以上壽錫封孺人丈信公以親故甞拜跽稱壽於堂上既貴猶然高祖融齋景定元年以明堂恩贈承務郎妣蕭氏封孺人曽祖濬祖

則揚父求過皆不仕先生生元至順辛未十一月某日
没於永樂癸未某月某日年闕娶同鄉江陰劉氏子二
人孫男四人曾孫男三人葬其鄉某山之原而墓未有
銘至是適均卜改葬于某山之原乃自為狀使子彬來
北京請直銘之直少嘗從舅氏歐陽先生學以故人子
得拜先生於永和先生風儀秀整語言切實所以垂訓
者甚至今四十年每思之不能忘其何敢愛不腆之辭
不以銘先生墓乎乃序次其大槩而系以銘銘曰

清湖之宗來自金陵世有德義藹然聲稱先生承之學博以宏人所儀刑而已不矜越七十年不爽于恒荃蘭杜蘅有苾其馨峩峩新阡子孫是營載德垂輝刻此墓銘

封御史宋公墓誌銘

監察御史宋原端既聞其父一聰公之訃當歸治喪事乃來北京請命而後行奉其友右春坊諭德黎君恬所為狀謁予告曰生之父實有與學淳行生忝以科第成名者皆庭訓致然也及濫官雲南道其所以教者尤篤

凡敬慎潔廉葢諄諄命之生得服膺焉幸歷三年無過舉吏部以為稱言於上推恩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勑且下而訃至矣嗚呼痛哉今歸奉葬而墓宜有銘庶幾託以不朽敢請於先生予與原端居同郡誼不得辭按狀公諱敏一聰其字世居永豐遷鷺鄉之白水里為名族高祖邦達元信陽州判官曾祖貴忠祖壽考父永泰皆不仕然詩禮相承為鄉邑所推重公秀穎純茂篤志於學凡經史百氏之書靡不研究工於詞翰與弟

一誠皆有志科第而不遂乃出以教學者學者爭師之孝於親睦於宗族鄉黨其持已待物一以誠信非義不為非禮不行藹然君子長者之風生元至正癸卯十月初十日而卒於今宣德癸丑正月日享年七十一娶黄氏有淑德二子長即原端次行端孫男三予聞人之有德善者必獲佑於天生雖未食其報而卒享其榮若公者非天之所佑哉是宜銘以昭德垂後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其墓在同里帶源之西巖銘曰

遷鸎名宗謫文學衣冠相繼儼蔚若有美夫子玉在璞
惇德勵行志愈確賢嗣承之𦾔寮廓推恩褒封荷優
渥龍光下賁洞玄漠吁嗟天道信可託辟之稼穡種必穫
我為銘詩警涼薄更百千年久彌灼

太宜人楊氏墓誌銘

太宜人楊氏諱觀豊城人曽祖祖父皆有善行而皆不
仕太宜人自幼端重寡言笑工於女事父母愛之為擇
壻得同邑丁公尚文既歸善事其舅姑飲食衣服必躬

治以進朝夕勤甚舅没年七十二而老姑獨在堂太宜人奉事尤謹其心懽焉年九十而終丁氏素饒財遭亂失之公乃有四方志挾其貲旅遊於外者二十年太宜人治家事於祭祀賓客吉凶慶弔凡諸所行皆中節由是公得如志卒能再豐其家平居教子必使讀書為善於諸女婦必戒以貞静謹嚴其言鑿鑿乎不少貶至待妯娌則藹然其和遇窮困撫幼賤皆有恩初命子鉉赴南京受學於丁季恒先生所以訓勵資給者甚備學成

以進士入官太宜人得食其禄而教戒尤至鉉初任太常寺博士得封孺人及為刑部員外郎遂加封太宜人今進位刑部侍郎於法當封淑人而乃不能待以正統六年二月初一日卒於家距其生丙午之歲享年七十六子男五女一孫男八曾孫男五侍郎君聞訃解官歸將以年月日奉葬于闕之原以行狀授予請為銘納諸墓中予受而讀之知其婦道母儀皆可為師法於葬宜有銘況侍郎之孝而予忝交好奚可辭銘曰

孝事舅姑順相夫端厚淑慎厥家宜善既積累慶有餘令子顯赫升天衢恩封屢進禮秩殊高堂鼎食旨且腴忽焉而逝良可吁我為銘詩貴玄廬後百千年永弗渝

尚寶卿張公墓誌銘

尚寶卿張公諱信字彥實以正統七年二月初三日卒於闕年六十以年月日葬江寧鳳棲鄉先塋之次其子昱以尚寶卿朱君用和所述公行狀來謁銘公東萊掖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興考諱五以公貴贈尚寶卿母某氏

封太宜人公天性至孝自幼已能奉父母飲食不敢先
居父喪哀毀幾滅性而事母尤篤母嘗病醫弗能愈公
焚香籲天刲肝和湯以進母病遂愈事聞太宗皇帝嘉
之詔旌表其孝行而召為尚寶丞能以勤慎舉其職秩
滿陞少卿仁宗即位陞尚寶卿而封贈其父母賜之誥
命又滿九年於例當陞正四品從他署上以其先朝舊
臣不欲使去左右命復為卿而食正四品祿至是乃以
疾終永樂之初朝廷有所纂述既成書當用寶識之予

時在翰林與公同事者幾二年每朝罷輒相與任其事然公必以書自隨稍倦更休則退坐屏處出書相講論務窮極旨趣當時皆深美公以將家子而篤學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及同事仁宗皇帝於東宮旦莫同出入者又二年公忠勤切至臨事儼恪其與人處則雍容謙退未嘗有所忤人亦莫不敬愛之在位三十餘年未嘗易所守可謂篤實君子矣勤於治生有別業在都城東暇則課僮僕力樹藝衣食之餘以待賓客賑窮乏不少吝

事其凡義極恭愛義為旗手衛正千户無子公奉太宜
人命以次子昂為之子凡卒昂襲其官公教之忠孝必
無隳前人功而思保其禄位正統六年朝廷出師征麓
川昂在行見公有疾欲求免公戒之曰爾年少當捐軀
徇國毋以我為念昂遂行以破賊功陞指揮同知獻捷
至京師而公疾甚昂不敢留復奉勑詣軍中而麓川平
即馳歸闕下冀得一侍疾而公已捐館矣嗚呼公之教
子有成績而不及與其榮人皆為公惜之娶楊氏封宜

人生二子昱昂也女一孫男二子既悲公不復見而公之子乃能求銘以葬思著其德于久遠其何可辭銘曰東萊之濵生此令人既孝乎親亦忠於君寳璽是司小心慎密逾三十年所履如一鳳棲之鄉其安其藏貽德有銘愈久彌光

孺人費氏墓誌銘

孺人費氏諱妙清以正統七年五月日卒于家年七十子敬為監察御史在京師聞訃慟絶即解官歸治喪以

翰林脩撰張益士謙所為行狀謁予告曰敬不幸失慈
母罔極之恩不能報其痛甚矣若葬而不得銘以貽德
垂後則何名為人子敢請於先生予與敬素厚且哀其
意不得辭按狀孺人世居歸安之淩波里父原達母吴
氏皆有善行故孺人之生亦端重柔淑閑於姆教凡諸
女事不程勸而能父母愛之為擇壻得同邑處士嚴士
毅遂以歸焉處士孝弟忠信雅有志於四方常挾貲以
遊家事悉孺人主之以勤儉自足處姻族撫下人待鄰

里鄉黨皆盡其道見貧乏者賙之橋梁道路有欲修而弗給者亦助焉居常蔬食曰吾非他有慕也不欲以嗜味傷物耳敬早有志於學孺人相處士日夜奬勵之學成取進士為縣令御史又每以忠孝為訓故敬大有譽於時而孺人夫婦得偕享其祿恩封之典將及之而孺人不待矣此敬所以慟而不能已也孺人一子即敬孫男四女一其葬以某月某日墓在闕之原於乎孺人之德善如此而子又克孝是不可不銘銘曰

婦道之良母德之光胡不百年而忽云亡藏于斯丘龜卜所定利爾子孫以鴻厥慶

中書舍人周君墓誌銘

永樂中太宗皇帝嚮意文藝既以經術求賢矣而攻書之士學有師法者亦徵詣京師有所纂述使執筆其間姑蘇周君璿用瑹與焉其書宗虞永興在朋輩中最有名久之得官為營膳所丞然未嘗去館閣與人交謙慎有禮士大夫雖前輩名德多愛之而用瑹久益敬不見

有闕失遷中書舍人益謹飭不懈而書亦益有名秩滿得推恩封父母而二親皆得食其禄鄉邦榮之母没治喪如禮起復未幾復以父喪去官既即吉將朝京師有疾遂弗起臨終自以不克報君恩為憮而勉其弟與子以忠孝正統辛酉九月七日也年五十七其天資明敏多讀書又通醫術喜吟詩於晉唐名帖所積尤多其畫師董源作古松法畢宏韋偃揮毫灑墨變化不窮京師人多好之用琢亦不厭其求其為人如此周氏之先居鄢

陵宋南渡時有諱闕　兵馬鈐轄守平江之嘉定州因
家焉曾大父繼善元平江路醫學提舉大父自牧為鄉
校師父仲立封從仕郎中書舍人母陸氏封太孺人妻
張氏贈孺人繼室施氏封孺人子男一曰浩女二以卒
之明年葬長洲縣彭華鄉金盆塢之原而墓未有銘其
弟寧波府學教授璣貽書翰林徐編脩良玉請為行狀
託中書舍人凌尚義持來謁予銘予於用珎亦素厚嘗
念其以憂去而冀其速來不知其遂死矣惜哉銘曰

楚楚兮令儀渺渺兮予思悵一去兮不復來金盆之原兮此焉歸於呼奈何兮胡寧不悲

張君墓誌銘

張君諱缺字彥彰別號耕逸其先清河人唐末有諱𥦗者為吉州刺史因家于吉宋建隆初孫渥乃徙居吉水縣文昌鄉之西團里世以儒術顯聞君之曾大父尚友大父心顔父允仁皆不仕而皆有學行母顔氏以至正壬寅十月初十日生君君自幼頴敏聞悟博覧經史一見

能了其大義座客嘗有言周勃呼軍門令左右袒以為
達權變君曰斯時唯當喻以義豈當問其從不從邪其
意與先儒合前輩長者大奇之及長學益進智識亦超
邁宗族有事皆取決於君然君未嘗有矜色居常嘿嘿
似不能言者至論事之是非析理之同異衆言紛紜莫
有適當者君徐一語折之無不悅服君雖負奇氣然所
行必由道早失父事母顏夫人極愛敬伯父晚年喪子
諸孫幼君養之如父厚於兄弟先廬悉推讓之從兄死

君教其子宗璉尤嚴見其能學則必為之喜諸子弟有悅學者皆獎勵以成之族有遺孤女從其母適人而許與非類取而育之擇名族歸焉從兄弟某遭疫舉家莫能興衆亦莫敢過其門君獨日往視予湯藥死則殮葬焉緦親有中歲猶鰥者君出財為禮俾之娶謹於取友非其人則深絶之性不喜飲遇賢士大夫相過從輒傾倒為懽至竟日不亂尤倜儻有才畧好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嵗壬午永豐吟田羅坊人作亂聚衆萬餘殺

人掠財焚廬舍故家大族皆慄慄危懼務奔走以圖存君獨思保障一鄉傾家養士召鄉人子弟喻以逆順禍福部署為扞賊計衆樂為之用遠近來依君者君皆能館穀之賊素聞君名亦畏君君覘知之率敢死士夜出旦乘大霧擣賊巢賊倉卒不知所為殺戮無筭餘衆各鳥獸散比官軍至聞賊平止不進縣令丞欲上其功君力止之曰吾為家族計耳何功之有君子謂魯連不過也甲申歲歉君推其餘積以濟饑所活甚衆永樂丙戌

十月二十四日以疾卒年四十五聞者莫不哀之娶劉氏有賢行五子長容重後君十四年卒次容端次容肅次習早卒次容静君嘗欲各教以一經今皆能為士人女二孫男闕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里之故寺祔大父母之兆然墓尚未有銘至是容端以君凡子宗璉舊所為狀來求銘予觀君之才行信所謂竒偉不常之士稍振其端而所立已有過人者使効用於當時得盡出所有其功業豈少哉而惜止於斯宗璉故大理丞嘗官春坊與予為

同僚予知其言信故不辭而為銘銘曰

嗚呼張君承閥閲之華服禮義之腴才足以奮厥謨行足以世其家而不永年命也奚辜銘以昭之千載弗渝

都事熊公墓誌銘

熊氏居南昌之盧觀為右族在宋有仕至補闕曰雲卿者公之五世祖也曾祖叔美祖敬昇父中立皆不仕中立娶劉氏生公於元至正丁酉十月十六日今正統壬戌十一月日以疾卒于家年八十六公諱紀字景方松

節其號也自少端重喜學多讀書孝弟之行成於家孚於鄉里其與人處寬和而有恩歲饑常發粟以賑貸貧不能償者焚其券鄉人有受傭於家必豐其飲食常直之外又厚資給之曰吾於鄉曲當如是豈惟酬其力哉家雖豐自奉甚約其敎家人亦如之至待賔客則甚厚性坦亮剛毅好古人奇節偉行洪武壬午有司以才武薦公用事者便宜授公六品公知不可為竟謝去會造船海運費繁役重守令屬公董之部使者苛急衆不勝

其嚴貸白金六百兩以就事弗克償公曰吾觀役夫多貧若責之急必有損産業鬻兒女者獨取於家償之衆皆誦德焉子尚初以才舉當得官需次于家公教之勤慎平恕而以不欺為本前都御史顧公佐舉尚初為都察院都事用公之教有能名於是朝廷推恩封公為都事鄉人皆以為有德之報公饗其榮養將二十年而所以教子孫者尤篤至是雖以高壽終而大夫君子猶惜之娶徐氏有賢行子二長尚初今為都察院經歷次尚

爵女二孫男六曾孫男闕尚初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闕之原以國子助教李洪所為行狀來請銘嗚呼公之德宜有銘而子又克孝予奚可不銘銘曰

熊於南昌蔚為故家而公承之亦孔之嘉其福則那其壽則遐昭德有銘百世之華

王處士墓誌銘

泰和王君伯彰以永樂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終于家年六十九其子若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缺原而以狀

來請予銘予與君交也後而相知為深其何敢以不敏
辭乃按狀序而銘之君諱環伯彰其字世家邑之梅岡
自少力學通諸書慨然有志於用而諸兄弟多喪亡惟
君在父母老矣因自嘆曰親老乃欲仕耶遂隱居榮養
朝夕左右能得其懽心父母疾奉侍尤謹湯藥必親嘗
親沒葬祭無違禮寢苫枕塊三年然後復既久而哀慕
不衰好善急義出於天性親族有幼孤者長育婚嫁之
死不能葬者為具棺葬焉歲歉則出穀以賑貧乏貸而

不能償者不切切計也故鄉稱為有德歲辛未畧中大旱巫覡百方禱之不雨禾則盡病君歎曰若是民其殍矣乃自作壇以籲天誠意懇至越三日大雨人又以為有德之應皆歌詠焉嘗一至京師今少傳楊公故翰林侍讀梁公皆相推重梁公後以憂歸君遂禮而館之使諸孫受學焉益相與為莫逆性尤高簡閒曠喜賦詩得唐人家法吾邑故族富而有文如君者甚少君亦以此自豪遇大夫君子相從講論連日夜不厭長筵廣席高

吟大唱以為歡他莫之顧也由是為不能者所忌而尤以門第自重鄙夫窶人一旦勃然起者未嘗比數收拾故素出其下者尤忌之然君一不以屑意自號樵雪人異之曰君非樵者也君曰吾豈欲為會稽守邪清苦自勵吾志也與其從凡子朋相友愛一味之甘不聚不食故宗族子弟皆化之王氏本長沙人南唐時有為吉州法曹者因家廬陵之甲村今居梅岡則自甲村徙也六世祖約齋宋咸淳間與弟某皆以易經舉進士而約齋

與文信公最相愛然至君之祖則堂父道濟累世皆不仕而皆稱為善人長者君娶清湖羅氏之子婦道母儀克刑其家子二人長某先五年卒次某孫男七人曾孫男二人愴永樂廿年予以内艱起復赴北京君因邀予過其家相與觴詠至夜分不寐既旦遂别去未半年而君已矣此予所以深惜者也故既為詩以哀之又因其請而為之銘亦情之不能已也銘曰

嗚呼王君有行有文不詭而羣世嗣其芬蒼山欝盤有

崔者墳慶澤斯存利爾後昆

范仲彰墓誌銘

仲彰姓范氏諱文煥上虞人也忠厚坦亮厭世之為機械者因號守拙子人信其行因亦以是稱之好學能文博覽強記少從四明桂彦良先生受詩經欲有為於世值元季衰亂不遂也嘗一遊齊魯燕趙之郊訪古人遺跡登覽吟嘯慨然歎息人莫之測也其事親能養志有疾則躬調湯藥衣不解帶母嘗冬月患熱疾幾殆思食

爪不得仲彰冐風雨走百二十里得之會稽市中及暮而歸以啖母疾遂瘳葬其父時積雨泥淖仲彰禱于天得稍霽葬畢復然人咸以為孝誠所致事伯父仲父皆盡禮病則為治湯藥死則具棺衾殯斂焉撫其遺孤尤厚好義樂施賙窮恤匱人有假貸不能償者折其券洪武乙亥有詔舉賢才左軍都督府經歷俞均息薦仲彰仲彰以疾辭而縣令李惟中強舉為耆老甞與論賢才將薦舉焉仲彰以葉砥履道對惟中薦之起自戎伍為

考功郎中而人以為當永樂元年縣南黄路溪蝗生縣令丞令民捕之而浙江按察僉事林公亦以蝗故至上虞責縣令丞曰蝗生由爾曹失政也捕之而用非其人益為害林公知仲彰廉謹乃專委用焉仲彰念非人力所能盡於是齋沐禱于社不數日蝗無遺類鄉人歸德於仲彰皆歌頌之永樂六年又用薦者徵至京以年老辭歸縣官每行鄉飲輙以大賓之位處焉永樂二十年某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年葬城南工黄山先塋之次范氏

本宋石湖先生之後石湖之孫禮始家上虞禮之孫生無咎無咎生德甫德甫生均與仲彰之曾祖祖父也娶盧氏有子一人曰侃先卒孫二人曰缺曾孫二人平生所為文有北遊集二卷和陶詩二卷歸田藁二卷藏于家仲彰葬已二年其姪監察御史宗淵始因其同僚歐陽御史求予銘將以納諸墓予重其意不能辭也乃為序而銘之曰嗚呼仲彰學博行淳玉韞珠淪不顯其珍孝以事親誠以感神明以達賢惠以賑貧其善不忘其嗣彌振我

銘用昭千載猶新

劉仲良墓誌銘

君劉氏諱懿字仲良世居泰和東陽門柳州判官況之後也曽祖常中祖仲源父存善皆不仕君少英敏尚氣誼從陳心吾先生學涉知書史用其道於父子兄弟之間亦稍振厲見才能視鄉里齷齪者無足當其意人謂君宜在官使將薦之洪武十九年被誣謫遼東安於義命時以吟咏自娱無怨懟不平之語當時重之居十餘年

乃歸益篤意事親與季弟相友愛待諸子姪恩意尤厚於得失利害不校也久之徙居江南下村課僮奴力耕以自足子咸舉進士為按察僉事自四川改河南迎君就養不行而數寄詩以忠謹潔廉為勉咸分禄以養於家君既不為時俗傲放事而事亦無干君者乃陶然於詩酒之樂號醉吟翁嘗以其族分而慮其踈也既為譜牒以聯屬之復欲以己分地建祠堂於故居以奉祖考歲時祭祀使子孫得序昭穆於其中庶幾不至為塗人

其用心厚矣今年咸自僉事秩滿陞廣東按察副使君
於例當得封有司以前被謫不許君子皆惜之蓋君性
伉直非其人不交遇事必盡道理人有為非義即正言
面折之以此見重於君子而亦取惡於人君生元壬寅
正月十日而卒於今宣德己酉四月十四日年七十八
娶廖氏有婦道子三人震坤咸側室子六人女一孫男
十人曽孫一人其所著詩和平婉麗有壯遊集醉吟翁
稾藏于家古者君子之仕也其父兄所以相告語者必

以道其居官臨民其處鄉郚州閭蓋未有違道者是以德立而名顯今仕者之父兄能如古人者蓋少矣反道悖德憑籍以自逞者蓋有焉仕者既無所取式不知道之當行卒有陷於邪僻有識者蓋深鄙之君之子咸貴為大夫處方面之重而君若無與者從容田里之中飲酒賦詩足跡罕或至城邑而所以教其子皆道義之言此君子所以多君也今不幸已矣咸凡弟將以某年卜葬君于闕原而以狀來請銘予知君者其何可不銘乃

為銘之曰

嗚呼劉君行淑才優于家于邦不競不絿善教其子以克顯仕在人則驕而已一致田里之間優游咏歌今則已矣命也奈何日月其良歸于窀穸發聞垂休視此貞石

## 李伯昂墓誌銘

伯昂李氏世居泰和之南岡有元盛時其曾大父英叔以財雄鄉里居室之華貲產之盛園池遊觀之美能過之者鮮矣英叔為栢興路同知生子皆春皆春生如春

為南安推官則伯昂之大父父也元季之亂豪傑蜂起推官既即世伯昂年始十四主其家貲猶以萬計江西行省參政全普庵薩里受命復袁州憚不敢行走保贛猶以軍興括民財豪横之徒依以用事伯昂始破其家盡失其貲産于時袁冦數侵掠泰和居室皆焚蕩伯昂奔走避亂無寧時國朝受命海宇寧謐乃歸葺弊廬以學鄉閭子弟爭師之尤喜交遊敬禮賢士大夫遇故人賓客相與道盛時事或因覽其遺址而想其故處則嘆

曰物盛而衰固其理也吾何忻戚於其間哉伯昂孝於先仁於宗族既為族譜以聯屬之歲時有事於祠墳則躬率子姪以致其禮待姻戚鄉黨亦皆驩然有恩篤於教子嘗語之曰吾少遭亂晚而始學不能有為於世汝曹勉之毋亦有後時之悔也故其子桓圭信圭之學皆足以成名嘗闢一軒種菊其中而扁曰愛菊鄉人因以號焉以永樂丙戌正月十七日卒距其生至正己丑六月二十九日得年六十八初娶趙氏漢中教授伯洙之

女再娶胡氏皆有婦道子男六人惟高堅節桓圭信圭
介圭躬圭惟高早卒堅節為浮屠師桓圭信圭相繼舉
明經桓圭由蒲縣典史擢南陽知縣信圭為清河知縣
並見稱於時女四人皆有歸孫男十四人曾孫男闕人伯昂
之卒也擢厝於其居之東偏至是始得吉地于闕之原卜
以某年某月某日改葬焉信圭考績來北京奉國子助教宋
先生琮所為狀請銘予觀自古富貴之家其子孫安於
豢養而無卓厲之志一遇變故往往不能以自存或遂

泯焉蓋有也伯昂之家嘗盛矣而淪於喪亂乃復能自立如此非其中固有卓然不可易者乎况其子之才安知李氏將不盛於昔也哉乃為之銘曰

李氏之先大顯於唐析自分宜居邑南岡南岡之盛遭亂不競惟伯昂甫克紹厥慶其行孔嘉其福則那有子承之益大以遐歸藏斯丘卜者曰吉刻此銘詩百世有繹

## 蕭叔仲墓誌銘

公蕭氏諱鉉字叔仲泰和螺溪人曽祖容安祖厚溪父

端仁皆不仕而世以貲雄鄉里端仁號草堂尤急於賑施用其所有供佛僧修橋道為利益事者甚衆至今人知蕭草堂公生而端厚喜讀書於世俗侈靡傲放事及一切鉤距機械傷人害物者未嘗存諸心惟思廣其先人之恵以周窮振乏元之季世用薦授江州德化縣尹非其所好不果赴天下大亂豪傑四起螺溪之居皆焚蕩公奔走避難無寧時國朝受命始歸理故業課僮奴耕種以自足而放懷於山水之間會故人賓客則相與

飲酒談笑終日於諸利害不計也洪武乙丑五月初八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三娶吉水圩溪李氏先卒二子孫男三人曾孫七人公卒之年二子奉葬于里之石陂越三十三年為宣德三年諸孫以其地之沮洳也擇某年某月甚日改葬公於其里石洲之原而墓未有銘既而楝梓來北京請於予蓋先考瓊州公嘗與公相好而予又與其諸孫遊是所謂有世契者而公之為人又長厚如此其何可不銘乃為銘之銘曰

蕭氏之先實出於梁綿綿慶源積久彌昌螺溪之居徙自廬陵好善急義藹然聲稱惟公承之亦篤于施有緼弗彰仕不逢時遭遇聖明業底于成以善其身以厚其慶石洲之原公墓在焉刻此銘詩百世之傳

孔君墓誌銘

永樂己丑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實尊信孔子之道而篤行之思用其後之賢者時君由太學生為工部主事近臣為言上曰聖人之後而使在劇司將不為累乎即

以君為太常博士食六品禄君與予比屋居而母夫人在堂旦則出營職及暇而歸即率婦子侍左右備物敬養焉夫人樂之退則與予言笑相好也歲癸巳予别君詣行在後三年丙申君來奏事詔陞君太常丞留北京復得相與懽笑如曩時明年君以大祀天地乘傳還南京又明年丁母夫人憂去官服闋調祠祭主事予亦連丁内外艱相去六七年始復見於北京而故意猶藹然也仁宗即位復太常寺丞祀神南海上今天子即位改

元復奉命告祭帝王陵寢就祠闕里因得與宗族懽聚踰月而歸君謙慎和厚秉禮而蹈義其奉職尤盡誠與人交久而敬人亦無不愛敬君者宣德己酉六月二十七以疾卒年五十七相知者莫不哀之娶龔氏封安人賢而謹禮法君之所以事親處友睦婣戚和鄉黨克適其宜者安人相之也先是有羸疾因哭君遂劇是年十一月初四日亦卒年五十二三子皆為士人二女孫男三君宣聖五十五世孫其先居曲阜九世祖傳與兄子

端友從高宗南渡端友襲封衍聖公傳官撫州因家于
衢卒贈中奉大夫開國男端友傳爵五世至洙始讓於
曲阜宗弟曰治者傳生奉議郎端己端己生南岳奉祠
行可皆贈少保行可生贈少師文介公元龍元龍生右
諫議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應得應得生
奉議大夫汴梁等處納綽提舉福孫福孫生新會尹維
敬維敬生道君父也以君貴贈太常寺丞母班氏封安
人君卒之明年希綱凡弟奉君與安人之喪歸以某年某

月某日合葬於缺原而以衛府左長史金先生用誠所為狀來求銘予念與君交好廿年當隣居時兩家婦子亦未甞有違言者今君夫婦俱不幸予雖不忍銘亦安可不銘乃為序而銘之曰

聖澤之長君行之良宜壽宜昌而忽已忘納銘其藏後世之光

蕭母胡氏墓誌銘

宣德五年二月工部營繕郎中泰和蕭養高喪其母太宜人胡氏將奉葬於其里陽坑而以翰林侍講陳循所

為狀來乞銘蕭氏居螺溪里為大家子繼母蓋其族因
嘗得拜養高之尊府贈工部營繕郎中世榮先生與太
宜人而養高以端重勤慎有名與予相處為莫逆予雖
不敏其可辭而不銘胡氏之先始居廬陵永陽里後析
居邑之岐步岡世為右族太宜人早慧知理義喜女紅
父母為之擇配以歸世榮事姑盡孝姑嘗疾篤夜禱於
北辰請以身代姑疾尋愈世榮業儒嗜經史於家事一
不以介意太宜人治之悉有法待宗族姻戚鄉黨皆得

其宜嘗以學問勉其子曰必無愧前人故養高遂顯于朝而封贈之典及焉其生元至正戊子九月九日卒於今宣德己酉十一月四日享年八十二男一人養高是也女三人孫男二曽孫一嗚呼太宜人之生與予母恭人歐陽氏及予繼母蕭氏皆同年而皆不幸久矣獨太宜人得享其子孫之禄養至于高壽而終豈非福也哉予於此有不勝其哀者矣銘曰

早為賢女壯為賢婦晚為賢母藏于斯墓子孫之祜

管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管氏諱靜字淑惠寧都管仁傑之子嫁為同邑黎大成之妻二家皆大姓世有德義孺人早慧習姆教閑女紅年十九歸大成相夫以順事舅姑以禮凡賓祭冠婚長幼之衣食内外戚之往來供餽皆孺人主之尤明於事機而造次必守禮義大成嘗受誣被逮赴臬司有為異論揺撼之者孺人曰黎氏世為善善者天必祐之吾何懼大成竟得白而歸大成嘗遘危疾孺人籲天請

以身代未幾疾愈其後大成客閩淅家事一委孺人處之盡其力誨子使學曰爾家世以讀書為顯官爾必無愧前人凡士大夫有過寧都者必為之盡禮俾子從之遊或招延以教之大成女兄適温氏者夫婦皆早亡有遺女孺人養之如已出及長備禮嫁之黎氏家素饒中而困晩而益裕孺人之力也故鄉人論婦道母德之善者必歸孺人宣德丁未二月某日以疾卒距其生之歲得年六十一二子淳為邑庠生諒以易經領癸卯鄉薦孫

男六人孫女五人淳諒以<sub>缺</sub>年<sub>缺</sub>月<sub>缺</sub>日葬孺人于邑東山之原而墓未有銘今年諒會試于北京乃以前進士張純所為狀來求銘自古女德之著于閨門者不少非孝子順孫表而揚之其湮滅無聞者多矣今孺人既賢而子又克孝予何可以不銘乃為之銘曰

德之盛才之良宜于家聞于邦藏斯丘綿厥慶刻此銘百世光

龍彥鷴墓誌銘

永樂甲辰月日泰和甘溪處士龍彥鷴以疾卒于家其

子崇安遞運大使公常以月日奉葬于雲亭鄉䖏岡中
洲之原而未有銘及起復來京師得清遠驛丞乃以請
於予將歸而納諸墓龍氏世居甘溪為大家宋咸淳進
士連州推官登其顯者也至處士曽大父盤居始遷縣
城西豐堂廣宇葢窮州下邑公署所不如大父善翁父
成章皆好德樂義不求仕進處士少嗜讀書存心以不
欺為主孝於親友於凡弟忠於親戚朋友凡其所行必
法古人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衆皆以為善人長者

其後厭城市徙居㕌岡之下以詩書山水自娛家雖不甚豐而極好賓客延師教子尤盡其道及公嘗以薦得官教之以忠孝大節必勤必慎晚年復歸甘溪理故業與宗族鄉黨遨娛往來方將享其子之禄於永久而竟以壽終其生元至正戊戌十二月十九日得年六十七娶羅氏繼康氏二子長即公嘗次曰弁女三人皆有歸孫男一龍氏與予家相好予生也後嘗從處士遊察其言行心切重之而公嘗又厚於予則今之銘墓其敢已

予銘曰

善有諸己以淑其子宜多受祉而終於此銘告來世作者太史

鄭先生墓誌銘

錢唐進士鄭屋述其父完齋先生之行謁予拜且泣曰先人不幸棄世而屋留京師不得盡為子之道其罪大矣若葬又不銘以著其德於不朽則不孝之罪益大將無以自容敢以為請予哀其志不可辭乃按狀序而銘之先生諱壁字伯規自幼穎異過人在祖父側日聞君

子長者之訓與其所為詩退而即能成誦前輩皆竒之長從鄉先生周某學通書經其為文章力追古作者雅有志於當世弟仲舉卒乃一意事親不復求進有薦之仕者皆弗應二親老先生侍左右能得其懽心父卒既歛比舍失火延其廬先生痛哭籲天俄而風反火暫息得舁櫬以避及母没皆不飲酒食肉者三年晝夜悲號鬚髮為白鄉里皆稱其孝其與人處則恂恂恭讓未嘗易其言言之必如所行家故有池池上種竹因作軒曰水

竹軒日觀書其中客至必置酒吟咏以為樂晚自號究齋蓋寓全歸之意所著有究齋集宣德戊申十一月廿八日以疾卒距其生洪武丙辰六月十六日得年六十三娶陳氏一子即庢也恭而有禮蓋能昌其家者女二孫男一鄭故汴人其六世祖筠孫仕宋至中大夫判揚州從思陵南渡始居山陰大父俊德在元時從江淛儒學提舉陳衆仲學因復徙居錢唐父敬常皆不仕先生初有志於用而以事親不果於是力教庢使必如其志

及厔領永樂癸卯鄉薦自以無他兄弟侍養不忍去左右先生勉以移孝為忠及取甲辰進士歸五載復被召尤不忍去乃復以顯親揚名為勉先生雖未仕然觀其善教與其子之才安知不終享其榮也哉其葬以宣德己酉四月某日墓在錢唐縣石壁之碧梧原銘曰

孝以事親善以植身雖未榮顯亦足自見壽六十年克全其天銘著不朽以耀爾後

王敬先墓誌銘

今上改元之三年詔修永樂大典徵天下學官及嘗考貢士者皆使執筆焉敬先為郴州宜章縣學訓導嘗考試于廣西由是預徵入館閣來者蓋累百人然如敬先者不多也於時吾邑之士若今左春坊大學士楊先生士竒與其姪刑部主事之宜山東參政陳公士啓及予輩凡廿餘人皆在京師敬先朝入坐館中編摩讎校其所去取皆當乎人心同列敬服之暮出則過諸公談論笑謔或飲酒或圍碁譁然不知夜之久也如是者累年當

天下太平沐浴膏澤禎祥協應嘉禾瑞麥之類交獻於
朝敬先皆得親見而形於頌歌士大夫題之書畢受賞
而歸既三考陞岳池教諭慨然欲成就後學孜孜講道
晝夜不厭然未及五年而敬先卒矣敬先少從鄉先生
陳心吾國子學録蕭先生子所游故學有造詣而從之
游者亦皆得成其才質厚氣和坦然無畛域人犯之不
校也然事有不可亦未嘗詭隨其為人類如此而竟不
及中壽以卒是可惜也其家在泰和縣北之灘江祖明

德父古平皆不仕而皆有隱德其生以乙巳年六月十七日而以永樂十八年六月初二日卒於官年五十六娶胡氏再娶彭氏子二人固聰聰為伯父象山教諭效先後皆讀書習舉子業女一人皆胡出也孫男五人固自岳池奉柩歸泰和以永樂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葬於廬陵二十八都馬嶺之原而求予銘其墓予重朋友之誼而哀之乃為銘曰

灘江奮身勵文學璞玉堅渾藉雕琢宜章岳池繼鳴鐸

校文廣西聲聞尉若持筆編摩居館閣渢渢雅頌中矩矱平生交好懽爲樂怡然色笑相唯諾奈何一去反玄漠九京冥冥不可作我爲銘詩貫泉壑

陳處士墓誌銘

監察御史陳訥汝訥既葬其父默齋處士六年矣乃以九江太守吴致文所述事狀因中書舍人黄蒙養正請予銘其墓曰先人以行誼聞于鄉而不及大顯於時今不幸已矣若又不得銘以著之恐久而浸泯敢以請於

先生予辭不獲乃按狀序而銘之處士諱升字子讓其先潁州人唐宰相夷行之裔夷行後三世曰檝者始居閩之長溪又二世居善復居溫州平陽上莆里故今為平陽人高祖彥博宋南康軍教授曾祖銘道祖雲翼皆不仕父國光仕元為閩清縣尉處士敦厚好學受業林栖澤先生之門於經史子集陰陽醫卜諸書無不究尤精秦漢篆隷嘗遊閩浙覧觀山川奇勝及古人遺跡然不求仕進既歸益以耕學教子為事奉養二親極其至

侍縣尉君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及没哀毁幾絶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葬祭一遵家禮及母薛氏病没亦如之鄉里稱其孝其待内外屬及閭里鄉黨皆盡其道尤慎語言嘗曰惟口起羞古人所戒因名其室曰默齋以自警故號默齋處士邑宰羅敏學高其行每舉行鄉飲必請居賔介之列人無非間之者永樂辛丑二月初五日有疾且亟召諸子孫戒之曰吾家素以耕學為業爾等善繼之無忘也言畢而逝距其生至正癸未得年七十

有九以是冬十二月初七日葬里中上莆祖墳之次娶同里吳氏子男四南伯訥推訥即來請銘者女一孫男七曽孫一予甞謂君子之行其顯者易見而隱者難知若處士之脩身慎行非其子汲汲顯揚之亦何能自白於後世哉然則處士可謂有子矣銘以昭之固宜也銘曰其行淳其志壯孝於親信一鄉樞機之發慎有常生雖自晦没愈彰我銘斯丘昭弗亡

王主簿墓誌銘

遂安縣丞王開所瞻以其尊府遂昌主簿之官世行治為書謁予拜且泣曰先人之没久矣没之日開始四歲於其德有所未知長而聞諸母夫人然弗能詳也雖得翰林編修周先生述為文表於墓然尚未有銘無以光幽潛示久遠敢請於先生先生幸哀而賜之銘豈惟開之不肖得以逭罪而先人實蒙賴焉予辭不獲乃按狀序而銘之君諱道字魯方居吉水縣仁壽鄉之高唐里世以儒為業年十九即能為人師事二親盡孝承侯顔

色奉廿旨得其歡心父没哀毁骨立葬祭如禮嘗從元進士歐陽莘耕受書經有志於科第洪武中縣大夫舉以應求賢之詔其母勉之問所宜施則跪而對曰道間事君不忠非孝也苟受一命當盡心所事庶幾不辱吾親既而有遂昌之命時令丞皆罷懦事一委君君夙夜不懈悉以辦治尤慎於刑獄民有忿爭即諭以義多化服罷去歲大饑有爭死者君蹙然曰吾為民父母可弗救耶即躬白于府發粟千餘斛以濟之民賴以活一邑

稱其仁而僚吏無不悅服甫三年以疾卒于官年三十七曾祖誠可祖悅中父以順皆不仕娶郭氏一子即所瞻女二孫男五曾孫男三嗚呼君以方壯之年抱有為之志始見用於世已足以成功名而不幸不至於大用然幸有子能彰君之德以光顯于後天蓋以此報君其亦可以無憾矣墓在里中涌泉岡石陂山葬以某年某月某日求予銘則宣德九年二月也銘曰

孝以事親仁以及民而不永年何辜於天餘慶所鍾俾

有令子謂天孔神庶其在此隆隆高墳石陂之山昭德

有文百世不刊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陸昺

抑菴文後集卷三十

明 王直 撰

墓銘

歐陽先生墓誌銘

永樂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國子助教歐陽先生以疾卒于官時監學之賢自司業吳公以下至於六堂之士往來問疾治醫藥者相續於其門及卒也又相與哭之哀凡所教諸生官京師者皆來會哭且相與治其喪子

哲奉柩歸泰和凡祭而送者又千數百人既歸諸子將以闕年闕月闕日奉葬于其鄉馬塭岡之原而先以事狀來請銘予與先生同邑且有連又同官京師二十年閒暇相從講學論道相知為最深蓋先生自幼聰慧夙成讀書輒了其大義稍長懷奇負氣不肯在人下遂入鄉校為弟子員洪武庚午領鄉薦明年會試禮部中乙科得嚴州教授益自刻厲其所以自脩者必依於仁義忠信而其教人亦如之以母憂歸家父觀瀾先生為憸人所誣

受役太常役滿猶當戍邊先生與凡允清謀曰父受誣而情不白今且老矣戍役可奈何即以情聞于上願以家人代戍使父得終養上憐其孝許之一時士大夫嘖嘖稱譽服除調興化教授秩滿陞國子助教時天下太平天子篤意文治永樂四年三月一日親釋奠于先聖孔子因視學祭酒胡儼司業張智以經進講畢命學官坐賜茶而退明日上表謝人賜衣一襲錫宴奉天門詔國子監官坐各官上先生在列人覩其進退容止皆以

為宜受此榮也為助教九年例當陞有司失奏請守舊職人皆為先生惜之而先生怡然又及九年將請告歸覲而乃以柩歸嗚呼其命也夫先生為人雍容敦厚無畛域其言恂恂未嘗忤於物然臨是非利害之際則有確乎不可奪者其與人交久而益善尤篤于倫誼從兄允堅為益都丞伯兄允清為涞水縣學訓導皆以事謫戍興州先生皆屢以俸給之其為人師善誘掖獎進講經至於精微懇懇為諸生言故承指授者皆有造就其

列官中外蓋五百餘人其在太學四方充貢者皆顧屬
歐陽先生至有托達官貴人請於祭酒司業而後得之
其尊德善教為人所向慕如此其文思發越動盪必以
理勝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諱賢字先賢世居泰和
蜀江為衣冠之族高祖德高充國子學録曽祖孚先祖
以定父觀瀾皆不仕而皆有德善為鄉邑所稱母王氏
先生以洪武元年十月十五生享年五十有五娶劉氏
贛州府學訓導一清之女有賢行子六人哲登永樂十

九年進士第蕭先生卒女二人孫男三人先生凡弟五人允仁允乾皆讀書為士人允和為監察御史歐陽氏之福盛矣然其尊府年九十餘尚康強無恙而先生遽以疾終嗚呼此其可哀也已銘曰

德足以潤身學足以及人旣逢其辰式榮其親不及百年天道寔信歸藏斯丘後嗣彌振

龔處士墓誌銘

處士龔氏諱賢字思齊其先汴人宋建炎間有遇仙者

從高宗南渡道崐山愛其土俗卜居之挿銀杏一枝於地曰生則吾居於此既而果生遂定居焉於是為崐山人高祖端甫曽祖天祐祖士斌父子瑞皆不仕而皆有隱德鄉里敬重之處士自幼端重若老成人性聰敏讀書輒了其大義甫弱冠祖父相繼没克自樹立而喜從縉紳先生問學故識益廣行益修而家益饒事其母極孝敬處宗族鄉黨厚而和交朋友慎而信縣大夫竒之俾長其鄉賦税竭力奉公事集而民不擾鄉人有疑事

及鬬爭不求決於官而求決于處士處士旁引曲譬一折之於理無不恱從人有艱食及播種無種者處士則傾廪給之天旱不雨則多為桔槔以惠貧者使引水灌田而不取其傭故里中貧民有以為生而無鬻男女轉徙失業者凡喪有不能舉者與之棺嫁娶無資者助以財其善之及人多類此是以人多德之為縣者亦往往稱譽以勵俗尤篤意教子延良先生為之師而躬視其業加砥礪焉故皆能有立其生以洪武丙寅十二月初

九日而卒於宣德癸丑五月十七日年四十八娶周氏子男三曰珩曰理曰琚琚以春秋領鄉薦會試禮部中教官選蒙恩拔擢授冠帶讀書於太學盖以遠大期之一女子曰淑英在室孫男一曰慶同理聞訃將歸偕其兄弟奉葬於駟馬涯先塋之次而以禮部主事沈餘慶行狀來請銘予謂先王之世以孝友睦婣任恤教其民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及乎後世教有未至人亦鮮能務此故可稱道者少矣今觀處士之行不幾備矣乎雖

聖朝之化抑其天性然也是宜銘銘曰

其行之淳既有及於人宜久存厥身而遽返其真維嗣之賢終以克振垂遠有文以揚其芬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頤字九齡姓陳氏世居上虞之小越歷二十一世生某某生某某生與道處士之曾大父大父父也與道娶孫氏生三子處士其季也少好學有志于當時及伯凡韶出為廡州教授仲凡睿為叔與權後處士專家

政家既饒裕事亦滋出遂無復用世意曰吾能不隆先業亦可矣奚必仕哉其立心平恕而識度過人年未五十縣舉為鄉老一鄉之人有不平者不之縣庭而皆求直於處士得一言無不意滿而去縣令丞於事有疑者多詢之處士為區畫處置曲盡其道急於為義鄉之貧弱有姻喪不能舉者多賙給之其於教子孫尤篤招延名士為之師盖自先世已然四明孫某括蒼王某其先皆延為塾師以道義相好遂留不去至處士皆分給田

廬俾為永業子孫遂連姻婭宅前有山最竒秀鄉先生徐某求為葬地術者曰是大利子孫處士曰使吾子孫能力學爵祿自至奚必是吾不可不遂徐先生志即告諸族人書券與之不受其直其平生篤義如此甞戒諸子孫曰為人後者當砥名礪行不愧于前人吾老矣汝曹勉之及從子羆選入邑庠為弟子員孫瑰以推擇從事憲府則又勉之曰進取之階雖不同然能敬慎自持則皆足以致顯榮吾不及見汝無忘吾言也永樂甲午

正月五日以疾卒於家其生以元至元戊寅閏八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七娶顔氏有婦道克相其家三子伎侃皆先卒㑺後五年亦卒女一嫁士人馬斯臧孫男五人瑰今為吳縣主簿其四曰缺孫女一曾孫男七金登宣德癸丑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處士之葬以卒之缺年缺月缺日其墓在蕭灣之原葬已二十餘年而尚未有銘至是罷取進士為贑州推官與瑰各以職事來北京會於金之官舍憶處士之遺訓而傷之思明著其德以傳於久遠

於是瑰屬羆為狀而使金請銘於予曰先祖之沒賴先生以不朽請勿辭乃按狀序次而銘之銘曰

猗陳公德之良儀於家孚於鄉教子孫篤義方福則那慶彌長刻銘詩久愈光

陶節婦諸氏墓誌銘

陶節婦諸氏蘄州峴山人曾祖挹祖勝父安之皆不仕而皆有隱德安之娶陸氏生節婦端一柔嘉閑於女事習聞父母禮義之訓及古昔賢女貞婦之行心切慕之

及長嫁里中陶震孝以事姑敬順以相其夫生二子琛璐而震卒節婦年才二十四父母憐其少欲嫁之節婦誓不他適茹辛劬力以事上撫下舅姑没節婦竭其貲以葬既無所依遂復依父母其父母無他子亦頼節婦以養及當徙京師亦隨之既而璐卒父母相繼没節婦皆以禮襄事雖備極艱難而志愈明節婦屬琛受教以行誼聞節婦喻之曰汝一身而二姓之祀系焉汝其慎之琛奉命惟謹永樂十九年有司以節婦事上於朝詔

旌表其門琛娶張氏繼王氏孫男二長瑛早卒次元素
節婦敎之有法度遣從明師受業領鄉薦當赴春官以
節婦老慕戀不欲行節婦勉之就功名曰當使吾見爾
有成也又遣琛送至北京及元素成進士而節婦訃至
盖以正統元年二月三日卒於家年七十七琛父子皆
不勝其哀琛即日歸治喪語元素曰葬宜有銘使託大
理評事同郡張益述節婦行實而以請於予予觀節婦
之所自立誠可謂難矣夫節義雖生於心非有待於外

而處豐豫則易處困約則難然豐豫而失其守者亦多彼固不能自擇於禽獸也節婦之困約蓋甚矣而卒能卓然有立於世此易之所謂安節者也是不可不銘其墓在缺之原其葬則缺年缺月缺日也銘曰

婦人貞吉唯一之從偉兹節婦困極而通煌煌高門錫命顯隆令子賢孫以榮厥終既安既藏有鬱其封刻銘于中以耀無窮

鍾處士墓誌銘

處士泰和荷塘里人以洪武甲子二月二日卒年五十

六葬其鄉湖甬塘至是孫沔為邵陽教諭官滿來北京致其父彥初之言曰先人之葬彥初尚未成童蓋不能如禮今卜者又以為不吉愚豈敢自安將以正統二年月日改葬於兆次墓宜有銘敢以請予少時嘗讀先大父竹亭先生所作處士東遊藁序知處士以詩名縉紳間心竊慕之而恨不及見則今之請其敢辭按狀處士姓鍾諱祥字舉善曾祖闕祖景雲父靜春皆不仕處士自幼穎敏好學多讀書事父母至孝靜春府君喜藝蘭時

號蘭所既没而處士哀思不忘求宋景濂先生書蘭所二字揭府君之室旦夕瞻慕如或見之事兄舉正甚篤兄卒二子繼没處士厚撫恤其家鍾氏故饒財元季兵亂盡失之處士不屑意惟以書畫自娱興之所至發為吟咏洪武中劉先生子高嘗客南溪蕭氏蕭氏之賢曰鵬舉雅能詩與處士為内外兄弟得相從講論詩遂大進處士家雖貧賔客相過或不能具酒食而泊然不為動唯篤意於詩皆清雅有思致劉先生序之以為窮而

能工者性樂易無畛域與人交懇懇盡誠可謂君子長者矣娶羅氏繼陳氏子一人彦初女一孫男八曾孫男處士詩多至千餘篇而多忘失今存者什二三為卷藏於家銘曰

維昔詩人窮而後工猗嗟處士乃與之同既昌其詩窮則奚恤視彼顯者孰得孰失矧曰孝友式獲於天有蘩孫曾慶則斯延新墳峩峩是為吉宅昭德垂休納此貞刻

康孔猷墓誌銘

泰和處士康孔猷以宣德甲寅十一月十九日卒於其子京山縣學訓導韶之官舍年七十六既奉柩歸將葬其弟梁府紀善孔高之子大理評事頫詣予泣且言曰伯父不幸已矣惟其善行有足書者盖事繼母如所生友愛弟妹至老無間言親戚有急即赴救之病疫人不敢近獨數往視而周其所乏死者為具棺葬焉行道之人有病投止者飲食之病愈而去未嘗有德色或私用其所積穀貧不能償置不問平生喜讀書手不釋卷乳

源縣學嘗欲請訓諸生辭弗就為里塾師以吟咏自娱非公事不一至官府其行之善如此娶曾氏三子豫勉早卒其一即韶也女三孫男六其葬以年月日其墓在千秋鄉末車之原敢請銘于先生予與處士同邑居其何敢辭然嘗銘紀善君之墓而載其世系為詳此不著銘曰

恬以自怡而不外馳善有諸內亦施於外逢時之隆以壽考終其安於此利爾後嗣

教授黄君墓誌銘

黄先生諱湏字用之福之永福人始遊邑庠以詩經領
鄉薦及會試得蕭縣教諭以内艱去服除改番禺又改
萬安秩滿陞瑞州教授以舊官代還改廬州卒權厝於
廬州先生為人温厚和平其持已甚嚴而教學者甚篤
故所至有成蕭俗勁悍為士者亦不樂學先生誘而進
之遂有以進士顯者番禺萬安素尚文得先生為之師
士益勸以明經進者益多萬安劉哲遂為禮部第一其
廟學久而敝先生次弟修之煥然華好前之自科第出

者勤其名于石以風勵後學萬安人士服先生之敎皆敬而愛之非若他人為師弟子者既滿不能留白于縣官奏乞留之奏至已遷瑞州瑞之士亦喜得先生而遽以代去在廬州僅三年學者知所嚮方益趍於學而先生卒矣先生之去萬安人思之不能忘及聞其卒莫不哀惜之先生亦甞美其俗有留居之意至是故諸生擇地以居其孥相其子亦水迎先生之柩歸葬焉刑部員外郎劉廣衡諸生之傑然者適請告歸省墳墓既為經

理其事又以先生歷官行事之實為狀持亦水之書謁予銘先生孝於親親没哀慕既久而不衰恭愛其兄兄老而子弱先生每之官必奉以行事之如事父撫姪亦信如亦水萬安訓導何阜卒于官貧不能給喪事先生為具棺槥地葬之而脊贍其家其子來又厚賻贐而歸之工部員外郎趙昺卒於交阯有司遞傳歸其骨至萬安失之越數年其子求之弗得訴之官無可柰何先生百方為求得之加賻遣焉平居以誠敬自持喜怒不形

於色遇人無貴賤少長皆有恩意其心之厚於仁如此
曽祖均壽祖提叟父則敬皆不仕娶同邑陳氏繼杜氏
子一人即亦水女三人孫二人其生以洪武辛亥十一月十七日
卒於宣德癸丑閏八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二其葬以缺年缺
月缺日其墓在萬安縣缺之原嗚呼師生之義薄久
矣豈獨生之罪蓋為師者不能盡其道不足以化服之
耳今於萬安觀之非先生德之至與其士習之厚惡能
至是哉用是可以為勸于後世矣何可不銘銘曰

嗚呼先生德周於身教孚於人是以其澤雖久而不泯峩峩高墳松楸在原何必金支之麓玉泉之濱其安爾魂寧爾神利爾子孫彌遠彌振

周振文墓銘

泰和爵譽周氏爲著姓盖南唐僕射矩之後幾世至希叔始徙居其鄉之陽岡希叔生道立雖皆不仕而皆不忝其先則振文之祖父也振文幼孤其祖教育之既長哀痛以念父孝敬以事祖遭元季亂離奉祖避難未甞

以艱虞廢禮喪亂既平勤身節用以裕其家慎終追遠
慕古人之行歲時奉祀必誠必親常曰祭而豐不如養
之薄盖未嘗不泫然也讀書知道理事無大小必盡其
宜人無賢不肖皆有恩意且姿貌豐偉而言語恂恂人
敬愛之縣大夫舉行鄉飲振文必與焉盖可謂善人長
者矣以永樂闕年闕月闕日卒于家得年闕娶闕氏有子曰
闕於其葬也以翰林庶吉士廖謨所為狀來求銘予嘗往
來其鄉聞其行良然今已矣是可惜也乃為銘曰

豐其貌行則臧刑于家孚一鄉嗟不見此其藏我為銘百世光

彭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玉字玉潔姓任氏盖保冲處士之長子而彭君學禮之賢配也两家皆家泰和西郭室廬相望又皆以善良稱於其鄉故孺人為彭氏婦性明敏幼讀論語孝經皆暗記而通其大義其為女也能哀痛以念母孝敬以事父撫其弟妹有加焉既歸移其事父母者事舅姑衣食湯藥必親焉柔順相夫子以主其饋祀和睦處宗

族而適其戚疏教諸子以禮畜奴婢以仁見鄉隣之貧者必惻然思濟之淑善如此而不及中壽以卒其命也夫盖生於洪武己酉十一月十九日而卒於永樂庚子五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二子一人曰俊讀書習舉子業女一人其葬以缺年缺月缺日其墓在缺之原予與彭氏有世好故俊以狀來請銘予嘗聞其行云然今按狀果然乃為銘之銘曰

才淑行孚宜其室家施于父母移于舅姑克相其夫子亦恱愉

惠洽童奴逮及里閭天不永年五十而殂歸藏斯丘命也嗚呼

康宗性墓誌銘

永樂十六年八月十一日衡山縣學訓導康先生卒於北京孫衡負骨歸泰和其子伯徽奉葬于其鄉而以事狀來請銘按先生名某字宗性泰和沙溪人曾祖友賢祖文瑞父景從皆不仕先生生而端確好讀書而家素貧困於無資乃去從舅氏尹務厚先生學詩經業成舉廣東乳源縣訓導未幾調雲南之曲靖永樂初復還乳

源秩滿遷衡山能以其學教諸生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朝夕講説懇懇為之盡故所在皆有成其自衡山考績赴北京過直沽得疾至則不能朝求醫治療不愈且死衡與其親戚王汝霖以身後事為請先生索筆書云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任於天有何不可觀其於死生之際如此則其平生所養可知矣既斂比舍失火焚其柩乃拾骨以歸嗚呼其可謂不幸者矣先生平生謙謹秉直不欺善隸書通陰陽術數又能詩有詩集

闕

卷藏于家其在衡山名其所居軒曰樂靜軒故門人稱為樂靜先生云其生元至正戊戌享年六十一子一人女三人孫男四人銘曰

質厚而不華才美而行嘉藏于斯丘君子之嗟

羅孟敬墓誌銘

極拙翁者姓羅氏諱存字孟敬泰和人也以永樂辛丑四月二日卒卒之後二日其子仲晦奉葬于縣北之楮原而墓未有銘今年予以內艱起復將之京仲晦乃以

其塾師康中行所為狀來求銘按羅氏始家邑之梅溪其祖均瑞乃徙居城西父仁壽皆不仕而皆饒財好施與翁有弟六人篤於孝友父早卒葬祭無違禮撫其稚弟有加應門幹蠱以身先之奉母劉尤盡其道篤意教子請蕭尚仁先生為之師先生剛嚴難事翁處之雖久無間言性不嗜酒出入閭巷恂恂然未嘗忤於物常言種德莫如醫乃學眼科人求之多奇效窶夫細人皆與善藥不責其報有司歲行鄉飲必禮翁為賓平居無事

輙焚香端坐誦佛老之言及古人竒方奥旨訓子姪必以仁義忠信與鄉人賔客談論亦如之聞人有善喜若已出雖童僕有過亦以好語訓勵未甞加笞箠其交朋友以信處鄉里宗族皆和厚平生畏慎於機變之巧耻為之甞别治宅於舊居之南名其堂曰極拙前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為之記又因以自號曰吾無益於世宜以是表也其生以元至正丁亥八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五娶蕭氏子二人長仲勤讀書有氣節先翁五年卒

次即仲晦通醫學能世其家女四人孫男七曽孫男二予與翁同鄉里知翁之行而子又能求銘以著不朽則予安得辭乃為序而銘之銘曰

世人競巧翁以拙稱不究其行孰知其名胡不百年七十而止歸藏斯丘裕爾孫子

廖先生墓誌銘

永樂二十年八月初八日桐城縣學教諭廖先生以疾卒于官其子儀仲祥仲奉柩歸泰和葬于闕之原惟墓宜

有銘乃以鄉先生曽存禮所為狀來請予與先生同里閈少先生二十年而辱與為友相知最深今雖以内艱起復匆迫就道其忍不銘先生墓乎按廖氏始由金陵徙泰和世以儒名家先生之祖芳所以明經教授鄉里父伯先亦舉明經為翰林編脩官後終五河簿先生諱傳字季習自㓜端恪凝重聦悟夙成其為學早夜不懈縣大夫舉為學官弟子業成升太學選授松溪縣學教諭其所以教諸生亦如其自為學旦暮坐堂上相與講

論聖賢之道必以脩諸身而見於行事於是學者皆有成其出而顯者比比也會朝廷纂脩永樂大典徴天下教官萃京師者數百人能如先生者無幾館閣諸公雅愛敬之書成受優賚歸松溪考滿調桐城其所以教亦如松溪時繞三年而先生有疾然每旦猶肩輿至堂進諸生問所業至疾甚乃已及卒諸生哀之如喪所親平生質直好義不喜浮華幼孤貧事母至孝年十四伯先先生卒於五河能輿櫬歸葬哀毀如禮鄉人咸稱之其

教子姪處宗族交朋友皆盡其道事獨孤氏寡姊意厚甚撫其甥樂善尤有恩樂善今仕為都水郎中能舉其職蓋先生之教然也其生元至正丙申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七娶曾氏存禮先生之妹有婦道子二人憶前七八年予為翰林脩撰在北京先生亦以考績詣行在而主於予萬寶坊之官舍時天甚寒予與先生及儀仲三人者每圍爐至夜分煮茗而啜之談諧笑嬉不啻如骨肉及去予贈詩十章自此不再見然皆相憶不忘

也嗚呼孰知今已矣感念疇昔予雖欲不銘可得乎銘曰
廖氏之先來自金陵累世為儒鄉邦所稱於惟先生
孝友端確揚譽邑庠馳聲館閣表表有煒作人之功胡
不百年六十而終歸藏斯丘曰有令子刻銘墓中作者
太史

彭士鼎墓誌銘

士鼎諱鉉姓彭氏居泰和月池世為望族與予家故有
連蓋予之曾祖母則士鼎之從曾祖姑也自予祖父時

數以親故相往來予少時亦嘗至其家拜其祖香山縣丞叔介先生與其父今處士彥晦君退而與士鼎諸凡遊相好也時士鼎年纔十歲餘方從諸凡讀書於經史日記千餘言端重謹確不事遨嬉凛然異常兒其祖父皆愛之後予取進士官京師不見士鼎者十三年及以外艱歸閒往至其家士鼎出所著文章與予講論予不能損益也歲丁酉士鼎以易經領鄉薦在高等明年上春官後期而歸益沉敏務學其志不肯小成而止也未

幾得痰嗽疾氣或逆上藥食且浸減其父凡求所以療之者百方終不愈勢且殆則呼天曰吾父母老矣而我早死不克終養曷少緩我乎竟以戊戌十月日卒其祖母與其父母諸兄哭之過哀而族姻朋友之知士鼎者亦莫不哀也嗚呼士鼎姿貌豐厚其進退行步翼然處事必據於理有不可者輒正色直言不曲從苟止遇大夫君子言色溫溫未嘗有所忤奉父母盡孝敬事其諸兄蓋怡然順也其為人如此而其家又世以儒為業其

祖父蓋善人君子果安所獲戾於天而士鼎以夭死嗚呼所謂佑善災惡者可信耶士鼎生洪武辛未卒時年二十七娶劉氏萬安城江劉之女子一人生始數月女一皆幼葬其所居南園予與士鼎叚厚尤不能已於哀者也故為銘其墓銘曰

嗚呼士鼎質厚而不華守正而不阿才足以為時用學足以世其家而壽乃不遐嗚呼其命也耶其可哀也耶

方處士墓誌銘

舒之懷寧有處士曰方君琮字伯玉以宣德己酉十月十日卒年八十一其子義為河南道監察御史聞訃慟絶即鮮官歸治喪而以同官吳邦直所狀行實來請銘曰先人不幸棄諸孤今歸將以缺年缺月缺日奉葬於缺之原義嘗辱愛於先生惟先人之墓宜有銘以昭德垂後敢以為請予曰嘗聞子之親蓋所謂樂善君子者今按狀良然是不可不銘方氏世為懷寧儒家處士之曽大父紹祖大父昴霄有文行而不仕父桂山在元為黄州教授陳

友諒兵亂棄官而歸余忠宣公守安慶引為賓客用其謀城陷家覆與公皆死焉處士因流落沔陽時雖幼然能知其家世務讀書自立久之歸懐寧理故業而家益裕與親戚朋友旦暮過從以為懽其言行皆師古蓋未嘗有違於理者鄉邑之人皆愛且敬焉嘗謂人曰丈夫志四方吾將盡天下之大觀寧能老於此乎乃游閩浙湘楚逾淮泗入陝洛所至觀其形勝訪古人遺跡遇賢士大夫內交焉意之所適援筆紀之名曰壯遊録歸而

其中蓋浩然晚愛郭西山水之勝别築一室寘圖書榜曰明善常與客論談觴酌蓋終日焉因號明善處士常戒義曰吾家世業儒而吾幼遭亂不得力學以趾美前人汝小子宜成吾志既而義取進士為御史舉其職而處士教之以道益切切然時既以義為賢而尤多處士之善教配畢氏有賢行子三人義禮智而禮早卒女一孫男四於乎以處士之善雖不及貴顯然既食其子之禄而又以高壽終可謂盛福者矣况國家著令仕而賢者即以

所居官贈其親而處士有賢子安知不終享其榮也哉銘曰

幼而屯長乃享樂善道焯有名遊四方際盛明子克賢教之成膺胡福享遐齡藏于斯久而寧

吳處士墓誌銘

豐城進士吳顯試用在京師聞其父處士君之喪即解官歸治葬而以吏部員外郎丁鉉所為行狀來請銘蓋處士篤意教子嘗作重室聚書延明師以教之縉紳之士之有名德者皆禮致其中名其室曰雲津書閣顯嘗

求予記曰此吾父以教顯也不可無記以示久逺予為記之京師能詩者又從而歌詠之由是人知處士之賢而有未及識之歎乃今已矣顯以予為知君故復請銘焉予安得辭處士諱平字伯衡其先居豐城之吴塘至其祖景福始析居縣城雲津坊而與其父子文皆隱不仕處士早孤諸凡教育之然亦頴然克自立性資敦樸篤於孝弟先塋之傍舊有田以供祀族人各欲私之處士不可曰此祖宗所以致其孝敬者子孫宜百世守之

其可廢哉於是田以永存而祀亦不廢平居守禮而好
仁足跡未嘗至官府見人有不給者即賑貸之能酬與
否不屑屑校也與人處久而益敬而於士大夫尤厚蓋
欲成其子也顯既取進士鄉人皆賀處士亦為之喜曰
是不負吾志矣及徵用來京師惓惓教以忠孝而厚資
給之常曰仕者所以喪其良心蓋以家為累也吾何靳
於吾子哉人蓋以處士為賢既老自謂身際太平約與
故人親戚歲時為會飲酒以相歡鄉里敬慕焉其生以

洪武壬子八月十五日卒於宣德壬子缺月缺日年六十一娶羅氏有子三人女一人孫男五人處士之葬以缺年缺月缺日其墓在缺之原銘曰

雲津之陽矗矗高閣經史百氏相間錯延師教子俾力學有嚴訓辭本先覺業成而升志允若玉石加礲匪徒琢行孚於鄉譽涼薄晚有高情衆所樂嗟今已矣不可作新阡盤盤此焉托我為銘詩庶無怍後百千年久彌灼

御史謝良翰墓誌銘

君諱憲字良翰姓謝氏臨江之新淦人晉臨川內史靈運之後十世祖仲任與歐陽文忠同年取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至君之曾祖遠翁祖子應父程高皆不仕然皆以忠厚聞鄉里君六歲而孤母何氏教育之俾從良先生受業業成鄉人子弟爭師之得以其資備甘旨爲養極愛敬之情退而與其弟怡怡然樂也洪熙改元命下江南求文學之士有司薦起君至京師試事于吏部而太子少保金公幼孜雅知君延至其家教諸子朝夕

授之書講説詳盡而重厚端嚴公益愛之久之除建寧府照磨建寧逺郡為吏者多怠忽案牘不能無謬誤者君至日夜磨勘皆駁而正之府中肅然敬憚焉時方擇賢為御史於是御史包徳懐首薦君遂徵為御史益恭謹不懈遇事無小大必究其情而折之於理不茍止妄隨衆皆稱之以為無愧於其職甫四月以疾卒宣徳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也生洪武庚午七月二十四日享年四十三娶張氏有一子曰邦女二尚幼君天性孝友常

篤念其親而恨不得侍左右及為御史則喜曰吾父不
幸早世吾母守節以教我今蒙賴恩德至於此而當聖
明之世舉封贈之典庶或有及乎吾其慎修以成吾志
時其母年幾八十矣嗚呼孰知老者存而壯者乃遽已
乎推君之志其能無遺憾也乎然而命也邦從在京師至是
奉柩歸將以缺年缺月缺日卜葬于缺之原而以翰林編脩
習嘉言所為狀來請銘予素知君而重哀其志乃為之
銘庶幾少慰焉耳銘曰

嗚呼謝君遽止於斯有偉其才尚蓄未施傷哉老母失此壯子何辜于天斯乃已矣卜藏斯丘龜食其墨銘以慰之安此玄宅

楊博士墓誌銘

博士名顥字希章姓楊氏其先居泰和縣西湖潭里曾祖某始徙南溪祖舜卿父彦通皆不仕希章自幼喜學祖與父篤意教之遣從鄉先生彭與和受業駸駸有造詣後入縣庠為弟子員讀書作文日夜勤慎於事師處友皆盡其道未嘗有過當時在學者百餘人希章年甚

少前輩皆以遠大期之布章益自勉登永樂辛丑進士第歸鄉里鄉里子弟爭師之受其教者多有成久之召為太常博士凡有事于上下神祇益恭謹不懈少傅楊先生館之使教其子諄諄然為講說學者慕之多從之者受任三年上以為稱推恩贈其父為博士母與妻皆孺人將捧勑歸焚黄于墓下而病不果行逾月遂終宣德壬子十二月二日也距其生洪武戊辰四月一日享年四十五初娶劉氏先卒再娶羅氏又卒又娶廖氏凡

三娶有二子砥礪三女嫁闕希章溫厚和平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姻戚故舊與人處能輔以義及在太常又善於其職自始從予游縣庠洎同官京師前後三十餘年見其如此意謂方進未止也而竟止於斯嗚呼其命也夫希章初病時其弟希武適來得治醫藥與其終事今將舉柩歸葬而以監察御史彭百鍊所為狀來請銘予素厚希章而重哀其死奚可以辭乃為銘之其葬以缺年缺月缺日其墓在缺山之原銘曰

既學而仕宜享壽祉而遽藏于此人誰不死尚利爾後嗣

羅處士墓誌銘

公姓羅氏諱道生字孟昭其先居泰和仁善鄉之梅山里至公高祖福始徙其鄉之坳頭以貲富得名曾祖仲實遇非横早亡喪其家祖均瑞才五歲隨母嫁城西劉茂林遂冒其姓居城西復振起其家父仁壽凡四世皆不仕公生而秀頴父母愛之鄉先生蕭尚仁教其家子弟公獨出儕輩以推擇為郡庠生又受業於吉水顔六

奇二先生皆奬譽之學有端緒以疾去又遭父喪遂不復出惟以養母為事與兄弟相友愛公私之事皆以身任之暇則觀史書接大夫君子考論古人言行以資其身篤意教子曰吾不幸廢學吾兒可復廢耶仍延致尚仁先生教之先生卒繼以其子用道及龍仲雨皆禮之甚至既而遣長子璪游鄉校受易於廬陵謝子方次子諶居家塾受詩於里儒陳公延二子皆能力學如公志皆有造就公好徳樂義於事先極孝敬常曰姓氏所以

别宗羅之於劉其可終昌乎乃與諸父兄弟言於官請復羅氏君子韙之家雖豐而自奉儉約然於祭祀賔客賙窮恤匱則未嘗吝也嘗以輸稅詣京師次池州遇暴風他舟多覆溺人浮沉巨浪中莫有援者公號於岸曰有能活一人者吾賞米一石活五人皆衣食而遣之後三十年過黃盆湖民家見有書公名為位祀之者盖所活者也其待姻戚鄉黨有禮遇臧獲下人皆有恩見人之善者敬之其為不善者未嘗一與狎也治家整然有

條理雖老不倦尤謹於守法其居室服用必如制戒家人勿蓄異物曰但取充用而已毋以妖異賈禍也其善行多可紀如此娶韋氏繼胡氏二子即璩諶胡出也璩領鄉薦入太學未仕而卒諶取進士為刑部主事有能名四女長韋出其三皆胡出嫁袁仲彬胡秋輝樂象明嚴思濟孫男三鏞翀翰曾孫男一曰浚公生元至正乙未閏正月廿四日沒於宣德甲寅二月廿八日享年八十初疾革諶在京師鏞侍側請禱焉公曰死生有命非

禱所能益也爾奚用禱爲我語爾爾叔慎以持己忠以奉職教
爾兄弟皆能有立吾志願足矣雖死奚憾言畢而逝諆聞
訃慟絕卽解官歸服喪卜以缺年缺月缺日奉葬于缺之原以予
爲知公乃奉狀來請銘予聞洪範所謂五福而本於好德公之
德裕矣而壽考康寧以卒于正寢此好德之驗也況又有令
足以顯揚于後公可謂盛福者矣於其葬也是宜銘銘曰
福備諸身及其後人惟德義是遵斯有獲于天銘以昭
之千載彌新

##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陳氏諱美字克良世居永豐縣遷鸎鄉之留屯里以官學為名家曾祖闕祖闕父志德皆積忠厚而皆不仕處士生有至性幼值元季避亂無寧時能順父母不憂勞其心國朝平定有寧宇處士年才十歲已能盡孝愛嘗之旁近親舊之家食以美味輒不食曰將歸以奉二親與二弟聞者咸嗟異之蓋其孝弟出於天性然也及長溫厚謹重事親無過舉親沒哀甚蔬食以終喪歲時備

物致享必盡誠撫二弟克俊克遜尤篤既教之學又為之娶無愧於為人兄者睦於姻族信於朋友治家以勤儉待物以平恕鄉人少長皆慕其德服其化有為非義者不敢使聞之或有爭競不平多質於處士據理折之無不悅服常曰彼是非不辯者不反諸心故也反而得之何爭之有聞者謂為名言以是尤為縣大夫所禮歲鄉飲必寘之賔位而人皆以為宜篤意教子自言吾故簪纓之家不可墜先世之聞使其次子誠遊鄉校而教

之甚至及誠取進士為兵部主事益訓勵不少置誠亦能奉其教宣德九年缺月缺日缺處士以疾卒于家年七十九妻謝氏四子皆業儒遺言勉誠以竭忠守分無負於國家女一孫男闕人誠與諸兄弟以缺年缺月奉葬于其里缺之原而以翰林編脩鍾復所為狀來謁銘於予處士孝友人也有士之實者也世之名為處士者多矣未見其皆無愧也若公者庶幾無愧焉耳矣予安得辭乃按狀序而銘之銘曰

孝友之行乃仁之施休哉陳公率履不違充而達之譽望
有偉惟士之名庶幾無愧鄉山之原峩峩新阡全歸于兹
大耋之年夫既有年而又有子刻銘垂休何千百祀

王處士墓誌銘

處士王氏諱恍字敬恂一字公弼梅雪其號也世家泰
和之梅岡為望族曾祖臣山祖獨清父啓予皆不仕啓
予為廬陵永和彭氏贅壻生處士於永和故遂為廬陵
人自幼謹敏好學甞從胡山立先生遊博涉書史好為

唐人詩其事親極愛敬親没葬祭無違禮二凡相繼亡事二寡嫂皆盡禮死亦以禮葬之而撫凡之子如已子嫁娶皆不失時壯遊四方遇名山勝景必形於歌詠晚年以家事付其子惟與賢士大夫觴詠以為娛從兄伯彰居梅岡亦篤誼而好吟處士時徃從之極其意之所適然後歸正統丁已十一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享年七十二娶鍾氏生子二人女一孫男一人孫女缺卜以缺年缺月缺日奉葬于缺之原而以予舅氏歐陽先生所狀行實來求

銘予聞處士久矣生雖不及見死則奚忍不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處士躬孝友晩歲怡情在詩酒宜以百年爲爾壽
胡乃遽歸無何有我銘其藏傳不朽

于先生墓誌銘

予幼時甞從舅氏歐陽先生讀書於永和時則有于公
啓王用霖二先生與予舅氏交最善而皆以文章翰墨
見重當時數往來講論予從傍聽之心竊慕焉公啓又
從謝先生子方遊有決科之志其後用霖先卒公啓以

疾不果出而鄉里子弟師尊之未幾予亦歸泰和久之遂竊第入翰林每從人問于先生起居之狀而先生亦卒矣追念疇昔蓋不能不盡然傷心也今年予内弟歐陽士則來北京于先生之子剛之則士則姊夫也以舅氏所述于先生行實俾予銘其墓嗚呼予尚忍為之銘哉然亦何可不銘按狀先生諱閎字公啓雲巖其號也其先金華人宋時有履吉先生者典教廬陵遂家於永和曽祖拙愚清江學官祖應雲父從龍皆業儒而皆不

仕先生自㓜聰敏出儕輩温然和厚而最孝友早孤善
事其母撫三弟尤篤弟先卒則又撫其孤教育之平居
以禮法自持其教人亦必使由於禮法襄陽府學嘗辟
先生為師固辭不就一時名公如鮮胡二學士脩撰蕭
時中國子博士羅師程輩皆與先生有文字之雅欲推
挽俾見用於世而惜其病也先生曠懐雅度不汲汲於
名利唯以詩書自娯雖甚貧不厭君子韙之正統丙辰
四月十三日卒於正寢年七十三初娶歐陽氏再娶龔

氏王氏有子二人長剛之歐陽氏出次繩之龔氏出也孫男一曰善貞葬以缺年缺月缺日其墓在缺之原銘曰

既善其身以淑諸人病不克振又何戚欣歸全于兹昭德有文後百千年愈遠彌新

張子中墓誌銘

公張氏諱忠字子中松江華亭人曾祖秉彝祖仁甫父安皆不仕然世積忠厚鄉稱長者公早孤母顧氏撫育之長讀書通大義常痛不及事父故事母極愛敬備物

致養朝夕無違禮母嘗病躬侍湯藥衣不解帶時人稱其孝家雖不甚豐而樂以餘財賑貧乏與人處務掩惡揚善然於事之是非必盡道理未嘗苟異而妄隨故鄉人有不平者不求直於官而多於公取正焉平居胸次悠然不役役於物課僮僕勤樹藝客至則飲酒相歡所與厚者多一時名士言行有可法者必籍記之其取善不厭如此嘗謂其子政曰吾不幸幼孤廢學不克有所為今幸遇聖朝豈可負哉遣入郡庠受業業成領鄉薦

會試禮部得分教遂安既而用薦舉拜湖廣道監察御
史公喜曰成吾志矣數以書勉其忠慎政奉敎以稱職
聞吏部奏請推恩以政所居官封公為文林郎湖廣道
監察御史既得命而公卒矣宣德八年正月十五日也
距其生元至正甲午三月三日享年八十娶吳氏有二子女
一孫男三曾孫男四政將以闕年闕月闕日奉葬于闕山之
原而以其友江西按察僉事黄翰汝申所為狀來請銘
嗚呼公可謂善人君子也既享高壽蒙寵命而子又克

孝其得於天也厚矣葬奚可不銘乃為序而銘之銘曰

積善於身內以事親外以及人宜有獲於天而卒返其

真勒辭貞珉千古不泯

楊仲穆墓誌銘

仲穆楊氏泰和中村里人也以永樂丙申八月十九日卒年

四十九是年缺月缺日葬於里河埠先塋之次後廿餘

年其子德敷為大理評事始以翰林編脩蕭鎡孟勤所

狀行實來求銘將納之壙中泣曰生不能早有立以圖

顯先德今始求於先生此生之罪也願先生賜之銘使
永永不朽則為幸大矣予雖不識仲穆然哀德數之言
乃按狀序而銘之楊氏故大家仲穆之祖晴川以上皆
居縣治西廟巷元末兵亂其父與良始徙雲亭鄉之中
村仲穆天性孝弟未冠已能事父凡有事必服其勞既
長而益力父疾躬侍湯藥不忍去左右其事母尤極敬
愛二親沒葬祭無違禮而哀戚過之歲時祀先省墓必
以身任焉於宗族尤厚訓其子姪必以義兄仲實早死

人有欺其孤而侵其產業者仲穆毅然持正不可回得不侵鄉人曲直不能平質於仲穆必公其是非為平之莫不悅服閒居靜處未嘗有外慕唯課僮奴治稼穡至於修陂堰以備水旱必命衆豫為之鄉里常賴以不饑其行類如此蓋可謂一鄉之善士而天不畀之年嗚呼惜哉然今有子在官位所以顯其親者未可量天蓋以是報之也娶柳溪陳氏有婦道子五人德崇女一人孫男十四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二銘曰

善不必壽而能有後全歸于兹先祖是依既安既固以延爾祚貽德有銘百世其徵

袁仲暹墓誌銘

泰和袁君仲暹以正統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家年六十四鄉閭之人無疏戚愚良皆哀惜之至為出涕予聞則亦為之悲而歎其不可得君淳謹坦夷内外一致師古人之嘉言善行凡世俗機巧畧不萌於心稍長傳家政事父母極孝敬無毫髮違忤公家百役弟妹婚嫁

日用之費皆盡其力不以累父母與諸弟相友愛至分
貲產皆聽其自取已之所得美惡多寡不復校家雖近
市未甞營於利若有役在官可以得志亦未甞茍取於
人惟以田園之入自給安於儉約每從容而有餘性不
喜飲至奉祭祀待賓客則豐厚傾倒以盡情晚居城西
別墅作惇本之堂教諸孫為學課僮奴耕稼曰此治身
治生之本也人非善類不與相往來縣大夫非鄉飲不
一見市廛喧囂非有事不投足樂於賑貸不能償者不

責也歲凶盡發倉廩倡富室以濟饑自底貰之則糴貴而不厭所行所存如此蓋自少至老不易意則謂之善人君子奚愧哉君娶陳氏有婦道子男一曰和女二孫男五袁氏出唐尚書右丞滋滋之子邮為吉州刺史因家泰和宋嘉定中有諱士表者由進士官至建寧通判至君之曽大父以寧大父務學父克睿皆不仕然皆以德善重鄉邑而君又以篤實承之子和受教取進士有名則袁氏之世德可知矣和將以缺年缺月缺日奉葬于缺之原

而痛不得早沾榮命以顯親自為行狀來求予銘欲著其美而傳之遠然以君之行安知其不終享也哉乃序其實而系以銘銘曰

有淳行宜永年遽全歸閟斯阡嗟古人已有然勒吾銘百世傳

指揮使石公墓誌銘

正統二年八月初三日昭勇將軍安慶衛指揮使致仕石公卒于家其孫珣來北京以兄琮之命詣予告曰先人不幸棄諸孤將以缺年缺月缺日奉葬于懷寧縣緑水鄉缺山

之原惟其平生忠孝大節所以効於上而光啓其家者不可以無傳敢請銘於先生庶幾託以不朽予謂公致位三品其勲烈多矣宜有銘且予嘗受知於公而琮珣又以禮請其何可辭按狀公諱英字某世家山東海豐縣之慶雲鄉自少端重沈毅以材武自豪其志卓卓在人上洪武中代父為十夫長隸遵化衛隨王指揮征討五浪河又隨徐指揮東征至希爾哈指揮胡龍征口琨又擇公自随所向有獲軍中皆推讓之太宗皇帝靖内

難一時豪傑之士雲合景從公尤感激奮勵從指揮蔣
王攻松亭關擣雄縣莫州畧真定有功而還擢長五十
夫隨大軍援永平攻大寧城城小南門守最堅攻之不
下主將問誰敢當先者公先登奪其旗軍聲大振賞銀
碗三鈔百緡大戰鄭村壩公獨挺刃鬬而前多所殺傷
衆乘之敵不能當遂大敗陞副千戶復廣昌克蔚州從
征濟南畧武定州皆有功陞正千戶又征滄州大戰于
東昌師還敵以兵遮絶道路戰魏縣鄒之又戰深州敗

之壘于夾河蹴于蒙城公之功為多遂躐陞指揮同知明年度兵肥河趾大店驛涉小河攻齊眉山又合于靈璧皆大戰破之遂入泗州渡淮河絶大江抵京師自興兵以來小戰不計大戰凡十數公皆在前摧鋒陷陣未嘗少挫衂每戰勝彌自脩飭無矜色亦無惰容衆皆服其量而美其能人或與論古兵法公曰用兵雖有法然闔闢變化豈能盡拘於法要須智勇兼備而已人以為名言又問公所以克敵制勝之方公曰此上威靈所致吾

何能然臨機應變豈可以言喻卒不以語人太宗皇帝即位録前後功陞太倉衛指揮使俾子孫世襲然愛其材留環衛中不使去左右永樂六年始涖安慶安慶重地瀕大江兵民雜居易生好惡公一待以寛厚衆皆喜曰公吾父母也無彼此言者處同僚必和必敬於士大夫尤厚平居恂恂然無疾言厲色而號令條教莫敢有毫髪違者曽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貴贈指揮使妣贈淑人公自以身都顯位食厚禄而不克致一日之養於

祭祀必盡其誠其教子孫必使忠以事上仁以撫下未嘗及於私宣德九年以老疾請于朝命子琮代其職公閒居接賓客語道理論古人功業陶然自樂也至是卒年七十六娶張氏封淑人有賢行二子琮與珣也皆能世其家女一孫男六女六曾孫男二女三於乎自古國家之興必有傑出之材以輔成大業然或泯沒而無聞者子孫之不肖不能序而傳之遠也公以雄才達識遭時奮興其所立有過人者而子又賢思著其美於後世惜乎竒

謀偉略不盡傳於人然書其大槩亦足以不朽矣銘曰
桓桓石公產自海豐奮于幽薊萬夫之雄太宗龍興
公樂順附荷戈與殳闞若虓虎搴旗大寧壩上鏖兵
奮鬬直前人莫敢嬰龍斿四征公必在列其聲赫赫
其武烈烈内難既清萬方底平錫爵酬勲三品之榮領
頴舒城公則專制既有威嚴亦有慈惠士伍民居不忮
不求恬澹優游惟公之痲於國克忠於家克孝式嚴武
備式謹文教子孫之賢公德在焉厚禄高官有永其傳

天不慭遺將星夕墜比屋連營靡不涕泗高墳巍巍公藏其中勒此銘詩垂耀無窮

## 給事中焦君墓誌銘

君諱起良字明善郴州興寧人祖必正父慶華皆不仕君生而穎悟選為縣庠弟子員學成當貢念其友曹貴民之淹滯也舉以讓之永樂丁酉領鄉薦登戊戌進士第觀政于刑部甲辰拜吏科給事中能以恭慎舉其職

上以為稱任封其父為給事中母妻皆孺人既而以内

艱去服除改户科駙馬都尉井源持節往寧府行冊禮
君為之副能不惑于度王重之未幾擢長其科事滿九
年拜户科都給事中君感上恩常思欲有報於法當舉
縣令曰薦賢所以報也吾豈可茍哉舉李寬為蕪湖令
果稱職凡時事有可行者無不言嘗請考察在外大臣
武將之未良者修大學以養士興義倉以賑民大書方
面大臣姓名於便殿以便覽觀察賢否外諸司有重囚
疑未決者請命公廉吏往審覆從輕決遣之還民有老

疾無依者放之歸畿内饑請發廪賑貸國子生初食陳粟請易以粳米漕卒多糶所運粮而挾貲來糴於北京故米翔貴請禁之所言多見聽用君之志益欲大有所為人亦以遠大期之而遽以疾卒正統辛酉二月初九日也距其生洪武乙丑得年五十七君平生孝於親事生送死能盡禮宦遊二十餘年以遠不得養有一美饌未嘗不思親教其子必守家法於祖宗墳墓展視尤謹見凡物有罹害者必救之權量之屬必如制否者毁之

其自奉儉薄而厚於撫下故人人親愛焉其所存所由蓋如此子一人從周正統己未進士女三人長適同邑李秉恭餘未行於時君之父年八十一尚無恙而君則已矣從周奉柩歸葬而以兵部侍郎鄺公所述行狀來請銘予念嘗與君周旋惜其志不及大行以卒而父乃以耋年失令子是皆可哀也且從周又予所取士而汲汲圖其不朽亦可謂能孝故為銘之庶幾存没皆少慰焉耳其葬以缺年缺月缺日其墓在缺山之原銘曰

仕既逢時材行具宜未竟厥施命也奚悲白髮高堂失此令子而有孝孫亦克用繼故山之原有鬱其阡刻銘垂休百世之傳

錢良玉墓誌銘

良玉名瑛姓錢氏其先江都人世以醫名曾祖益元常州醫學教諭因家常州兵亂徙𧃍州祖原善洪武中徵入太醫院晉王子有疾奉命往治之愈王奇其術留之卒葬太原父宗道亦精於醫王奏為良醫甚見禮遇久

之亦卒良玉奉葬于祖之墓次而奉母歸養于蘇州遵治命也良玉承家學之懿又博通諸書醫道益大顯蘇人求醫不問風雨寒暑貧富貴賤即往視與善藥無不愈名聞京師又徵入太醫院奉公有暇往赴人之急一不異蘇州時人之能報與否不計也嘗教諸子曰醫仁術也當博施濟衆而可計利哉聞者韙其言而美其德事母極孝能順適其意去年冬母病心憂之為之不遑寧處湯藥親嘗而後進母卒治喪如禮居苫塊之中哀

毀踰節將奉柩歸藳州得寒疾而終正統六年二月十
七日享年五十二娶高氏子男五女二孫男二女二恒
兄弟舉二喪歸欲與祖母同域葬焉乃以禮部主事顧
謙所為狀來請銘予在京師久見凡為醫者多嗜利而
少見其效心切鄙之嘗問今右副都御史陳君鎰藳醫
之良者為誰得二人焉其一良玉也數欲試之幾緩急
可托而卒未能遇嗚呼孰知良玉今遂死矣豈非可惜
哉予既重其人而惜其死奚可以不銘其葬以缺年缺

月闕日其墓在闕之原銘曰

仁於人孝於親吁奈何返其真善必報利爾昆刻銘章庶永存

秦主事墓誌銘

禮部主事秦君初字性初越之山陰人唐詩人系之後曾大父懋德大父喜皆不仕父祐以君貴封翰林院檢討母王氏封孺人君自少喜學選為郡庠弟子嘗作樓讀書扁曰凌雲以示志永樂辛卯領鄉薦明年會試不偶遂入太學益自勵兆懈太宗皇帝在位四夷賓貢無

虛日上亦欲大鎮撫之思盡通其文字命選太學生之愿而敏者入翰林習之君在選習西天書然志彌厲必欲兼盡其美再試禮部凡三場文字又以西天書翻譯成篇主司嘉其能取以進及廷對亦然遂賜進士出身為翰林庶吉士未幾除檢討授從仕郎凡西天譯書皆與執筆焉久之連丁内外艱居喪盡禮鄉人稱之服闋改中書舍人秩滿陞禮部祠祭主事又改精膳皆能舉其職於所當為者勇為之未嘗有辭避以是見重於僚

友君資禀淳實其言吶吶似不能出口然其中固有黒白所守確然不可回若機變之巧未嘗萌於心而所行必依於仁義太學生張安以使命去京師妻死無主後君曰安吾友吾嘗兄事之其妻則吾嫂也吾不可不任其事即為具棺衾使家人殯殮而自往致祭且安厝之必盡其誠又有金某者得某衛經歷當之官貧無以治行君觧衣衣之輟所乘驢資遣焉甘徒步出入或勸君市一馬乘以造朝隷人失之以逸告衆以為盜且疑隷

與盜通當窮治君曰吾無負於彼彼安得為是豈可輕以盜賊汙人又安知實非逸乎命求之得之他所果逸去隸以不寛君雖忠厚而嫉惡尤甚居喪時鄉人有暴横以致富者厚其金幣請為其母墓銘君曰吾雖貧且居憂然寧渴死誓不飲盜泉堅拒不納君為人如此正統六年六月廿一日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七娶蔣氏先卒繼以張氏有婦道三子君歷官二十年俸入之外不苟求妄取既卒竭其資僅足治棺以故衣衾歛焉他無

餘物理將奉柩歸山陰卜以<sub>缺</sub>年<sub>缺</sub>月<sub>缺</sub>日奉葬于會稽甜水井上蔡山陽先壠之次予在翰林已愛君及出佐禮部又見其踐履之實而與其為君子於其卒也深悲之不欲使泯泯無傳乃求君之行狀為序而銘之以授理俾納諸墓中庶後世有徵焉銘曰

其言也恂恂其行也振振官雖久矣家則貧忽焉而逝返其真賦命如此奚所云工蔡之陽安爾墳後欲考德在斯文

贈監察御史黄君墓碣銘

黄氏弋陽潭石名家君之曽祖隱名祖謙甫皆有德善而不仕考祐忠洪武中為海寧丞藴州延平二府經歴母郭氏君其仲子名遜字敬讓自幼喜讀書長益不倦陰陽醫卜筭數靡不通善事二親極其孝敬父終于延平君奔走歸其喪哀慼行路葬祭不違於禮而養母盡誠左右奉順能得其歡心母病嘗刲股和藥以進病良已人謂其孝感所致凡敬和早世與弟敬方友愛甚篤撫教諸子姪必均一昬娶則擇名家不問財賄嫁姊妹

姑姪之貧者五六人則厚資給之嚴於自治由身以及家門內百口無間言財用出入一以公處之家故饒裕而樂於賑施內外戚姻有舉貸者一不計其息鄉之古塘田瘠而民貧則倣義倉之制計口歲給焉橋梁道路之傾圮修治之不惜費人有疾病不能療者與之藥忿爭不能平者喻以義而服其心訟爲之省平居言行恂恂一以理爲主其心惟恐人不入於善人知其意多樂從故凡弟有相攡者化之竊牛之盜化之豪奪人之室

者亦化而返焉其有不可化者聚徒黨好刼掠拨官府以賧民搆詞訟而興大獄者則言之藩憲而誅罰之鄉邑感焉佑善摧惡之見於事多此類其治居室則建祠於東以祀先作齋舍於西聚書籍以教子孫因地之宜搆臺榭蒔花卉以奉母佳時令節則率婦子奉觴稱壽致樂於其中作清興樓以延賔賢士大夫來者燕欵終日無惰容又於其居之東百步許多植松作亭松間事親之暇常與客遊焉四時朝暮寒暑晦明之變景物所

遇雖不同而亦各適其宜也因號松埜處士君子謂其於松比德焉生於洪武庚午六月一日正統丙辰十月君有疾彌留神色不亂其言以不得終養毋為恨戒諸子善繼志語不及他遂卒是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有七明年丁巳十二月初九日葬邑之招賢鄉弋源里大山之陽初娶陳氏有賢行先卒繼張氏側室傅氏子男七長溥字澄濟明經取進士拜監察御史善舉其職朝廷推本於親贈君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次澄濬澄

清澄流陳出也澄淮張出也澄澈澄演傅出也女四皆
歸名族孫男二十六珪瑄瓚璲瑀琛珣瑜瑛琺珺璁璉
琳珵玑玭璟瓏琡瑬珦瑗琎玘珙曽孫男五習日昊旻
昇君之葬久矣至是溥以禮部郎中胡添麟所述行狀
來請曰先考之德修於身行於家而及於鄉人溥蒙餘
澤以克今日𢀖荷聖天子寵命而褒贈及焉為幸大矣惟
墓前之石宜有銘以昭德垂遠敢請於先生余嘉其孝
故不辭銘曰

弋陽之黄實曰名家維君承之克振厥華孝友之隆慈愛之篤惠于鄉邦儀于姻族克用其柔克奮其剛以植善良以抑暴强詩書之訓乃有令子為賢進士為名御史慶典之貤寵贈及焉烜赫龍章式降自天佳城峩峩君安于此靈秀所鍾以利後嗣墓前有碣刻此銘詩貽德垂休百世之詒

抑菴文後集卷三十